

254
1173
2

表氏世牒卷二

中刻傳目錄

憲

潛

秀

楷

遐

憲

顏

盾

毘

嶷

安祖

駿

修

宣

詢

敬憲

莊伯

叔業

菑之

芬之

藹之

彥先

約

絢

植

颺

炯

瑜

粲

衍





他

讓之

諷之

讞之

訥之

謁之

顛

邃

之禮

之高

之平

忌

之橫

延雋

夙

良

仲規

伯茂

叔義

聿

俠

果

慶孫

瑗

肅

邃

文舉

寬

景漢

尼

鴻

松之

昭明

子野

政

蘊

子通

虔通

矩

仁基

附仁軌

春

寂

守真

子餘

耀卿

琰之

炎

仙先

懷古

行儉

光庭

稹

敬彛

灌

茂

匪舒

寬

諝

畀

遵慶

向

行立

千鈞

延齡

冕

肅

澐

均

瑾

垣

度

寰

武

休

坦

諗

思謙

志清

彛直

識

渥

贄

樞

皦

約

航

羽

迪

諶

濟

可觀

女傳

武穆皇后

楚媛

辛氏

夏侯氏

庫別氏

柳氏

叔英

貞一裴氏

裴母大恭人



裴氏世牒

卷二

邑後學翟鳳翥纂

翟貞儀

邑同學朱 裴訂

景軒庚全校

列傳

裴之英

遵雲中人東漢燉煌太守光武十七年莎車王遣使奉  
獻請都護許之遵上言藩人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  
國失望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使  
者不肯易遵迫奪之二十一年車師等十六國遣子

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爲一方  
主時代羗亂以潛爲太守烏桓九王及其大人各稱  
單于專羗事前守莫能制太祖欲授潛精兵鎮討之  
潛辭曰代羗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  
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  
兵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羗撫之以靜單  
于驚喜皆脫帽稽顙悉還所畧婦女器物潛按誅羗  
中大吏與單于表裏者郭溫等十餘人北邊震肅百



姓歸心三年還爲丞相理曹緣太祖褒稱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太祖深悔之後十數日單于反遣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討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整齊特加賞賜文帝踐祚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北魏國遷荊州刺史賜爵關



內侯每之官不携妻子妻子織藜筥自供爲交州時  
作一胡床去掛於柱以廉介稱明帝卽位入爲尚書  
出爲河南尹轉大尉大軍師大司農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封清陽亭侯邑三百戶拜尚書令右丞相光祿  
大夫斷官府百五十餘條正始五年薨贈開國公諡  
曰貞侯遺命儉葬墳置瓦噐數枚而已子秀尚書僕  
射

秀字秀彥潛子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聞文叔父徽

有令名賓客詣徽者出必過秀秀母賤嫡母宣不之  
禮嘗使進饌於客客爲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爲小兒  
也宣氏知之遂加禮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同  
邑母丘儉薦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  
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  
誠宜弼佐明謨光昭盛化爽乃辟爲掾襲父侯爵遷  
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  
及衛將軍司馬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

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叅謀畧誕  
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當道鄉公立以  
豫定策進爵縣侯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改定官制  
封濟川侯初文帝未定嗣屬意舞陽攸武帝懼不得  
立問秀曰人有相否以竒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  
巾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臣相也由是世子  
乃定武帝即王位拜尚書令開府加給事中及受禪  
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



入侍頌得都護冀且息兵遵以狀聞帝許之又平蜀  
有功自雲中徙居安邑曾孫度遼將軍曄順帝永建  
初定籍聞喜

潛茂子也字文行少不修細行爲父所薄獻帝朝辟亂  
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所親王燦司馬芝曰劉牧  
非王伯才欲西伯自處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大祖  
定荊州以潛叅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  
太祖問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備才畧何如曰使

爲儒林文人又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考索舊文隨事注列書奏藏之秘府在位四載泰始  
七年薨年四十八帝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  
命翼世勲業弘茂方期宣猷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  
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  
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准例不  
明宜使諸卿任職又言平吳事未及奏薨其友得表  
舛上之帝曰司空歿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舛雖在

郝訥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知望其爲益有司奏聞  
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文關人事  
訥罪也豈尚書令能防乎勿問司隸校尉復上言驕  
都尉劉尚爲尚書令秀占官稻田求禁止詔曰秀幹  
翼朝政勲在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  
而解秀禁止焉未幾詔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畱心  
政事當禪代之際摠納言之要創制朝儀廣陳刑政  
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高貴鄉公東堂講讌號秀



危困不忘王室省益傷切咸寧初議與石苞等並爲  
王公配享廟庭子二濬顏濬散騎常侍子憬高陽亭  
侯顏侍中

楷字叔則徽子也穎悟有識量風神高邁儀容俊爽博  
涉群書尤精老易弱冠卽知名比之王戎時稱玉人  
曰見叔則若玉山上行光映人目鍾會薦之文帝辟  
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卽楷  
善宣讀御前聽者忘倦爲撫軍妙選僚案以楷叅軍

事會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鍾會曰裴楷精通王戎  
簡要皆其選也卒用楷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  
然改容武帝初踐祚探策以卜世數得一帝不悅群  
臣失色楷從容進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  
得一爲天下貞帝大悅群臣皆賀俄拜散騎侍郎累  
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進  
侍中時梁趙二王爲國貴屬勢重一時楷歲請二國  
租錢百萬以散親族嘗營別宅從兄衍見而悅之郎

故書賴侍中傳祇救免大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不  
阿附宜賞爵土乃封臨海侯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  
壯軍中侯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  
不敢拜轉爲尚書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  
慮內難未已求外鎮除安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瑋矯詔誅亮瓘以楷前奪已中侯又於亮瓘婚親密  
遣討楷楷聞變單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僉亮小子  
一夜八徙乃免瑋伏誅以楷爲中書令與張華王戎



推與焉長水校尉孫季舒嘗飲石崇家酣燕過度崇  
欲褻免之楷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崇乃止帝問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尚  
未比德堯舜者以賈克之徒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  
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克爲  
言遂出崇爲關中都督克納女太子又止楷子瓚娶  
楊駿女楷素輕駿駿執政轉衛尉遷太子少師默如  
也駿誅以親收楷廷尉楷容止自若仍索紙筆爲親

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敬之王綏每從之遊綏父戎曰國寶不來汝數姓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也楊駿之誅爲亂兵害

遐字叔道瓚子也元帝朝都管郎中太傅主簿一日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司馬行酒遐不時飲司馬恚曳遐墮地遐還坐如故顏色不動王彞甫問當時何能如是遐曰直是闇當故耳善談名理嘗與河南鄭象談論一座歎服邈字景升少有通才從兄

金管機宜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疾篤詔黃門  
侍郎王衍省之楷回眸矚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  
儁年五十五卒諡曰元至今人稱其鄉曰清通鄉楷  
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耨界未知名楷見  
而竒之致於宰府嘗日夏侯琰云肅肅如入宗廟但  
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  
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云子五  
人輿瓚憲禮遜輿宇祖明襲父爵散騎常侍諡曰簡



頽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嘗請王彛甫肆言極  
罵要王荅已以分謗王不爲動曰白眼兒遂作

憲字敬思穎悟好交輕俠折節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  
年陳毘謝鯤穎川庾數儁朗士也見而竒之曰裴憲  
鯁亮弘達不知其何如父其深宏保素不以世務嬰  
心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中東海王越  
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爲尚書  
永嘉末浚爲石勒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贖交

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  
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  
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  
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恩  
浚雖凶麤醜正尚晉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  
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列也明公不  
欲以道化厲物必欲刑忍爲始防風之戮臣之分也  
請辟有司不拜而出勒義之待以賓禮王浚官寮親

屬皆贊至巨萬惟憲綽有書百餘袞鹽米十數斛而  
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  
州喜得三子署憲從事中即出爲長樂太守勒僭號  
爲撰朝儀署大中大夫遷司徒季龍之世彌加禮重  
憲二子曰挹曰毅豪俠嗜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  
魚有隙魚竊毅馬奔段遼爲人所護誣毅使已以季  
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與魚辭符  
季龍悉誅挹毅憲坐免未幾復光祿大夫司徒太傅



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曰宜至廷尉豫遂委  
而去頃詔顏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  
功封武昌侯顏請以封憬帝封顏次子該該尚公主  
顏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  
昌之封請以封憬弗聽封憬高陽亭侯遷顏侍中顏  
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子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  
甚有義序又會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  
廟朝享禮樂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

四分有奇願上言宜改度量即未能悉革可先改大  
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  
兩乖互傷害爲深古壽考而今短折未必不由此也  
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生母謝淑妃位  
號仍啓增後衛率吏給三千兵宿衛東宮遷尚書侍  
中加光祿大夫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  
議廢之立謝淑妃華模曰帝無廢意吾等專行乎且  
諸王方剛朋黨異議禍如發機身死國危何益社稷

頤曰誠如公慮但昏虐無忌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  
曰卿二人猶見信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  
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謀遂寢頤說從母廣成  
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或謂頤曰幸與中宮內外  
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可辭病屏退二者不立十表難  
乎免矣頤慨然久之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  
故俄詔專任門下事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待漢二  
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



封安羈公以族人峙子邁爲嗣

顧字逸民秀子也弘雅有遠識博學知名御史中丞見而歎曰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克顧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勲不幸嫡喪遺孤稚弱顧才德英茂足隆國嗣詔顧襲爵固讓弗許大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楊駿之變其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大傅所在顧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之乘素

獨賢以安理故也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  
殊詔又言歷觀近世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  
昔䟽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以爲知禮况朝廷何  
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  
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優詔荅之時以陳準子  
匡韓蔚子嵩僉侍東宮願又上言東宮之建以儲皇  
極其所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  
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有童子侍從之

聲未足光闡遐風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頡與張  
華苦爭不從趙王倫譖事賈后頡惡之倫數求官與  
張華固執不許倫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  
際遂誅頡華時頡年三十四歲子嵩該倫欲並害之  
梁二彤東海王越稱頡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  
宜滅其後嗣故獲免及惠帝追復頡官葬以卿禮諡  
曰成惠俗虛浮著崇有論嵩嗣爵黃門侍郎該尚公  
王爲散騎常侍爲賊陳午害



盾康子也少歷顯位永嘉中徐州刺史任長史司馬奧  
與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至  
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薨騎  
督滿衡引所發良人東還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  
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皆走散盾與  
奔淮陰妻子爲賊獲奧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  
盾向女涕泣固殺之

郡字道期盾弟也元帝爲安東將軍時以郡爲長史王

導爲司馬二人與爲深交徵郡太子中庶子轉散騎  
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  
隨越出項卒軍中後王導拜司空歎曰裴道期劉王  
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同郡父康字導改  
敬豫念舊好也

疑武從弟晉元帝大興時長史爲慕容廆謀王時宇文  
氏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疑獻捷至建康盛稱  
廆威德賢俊皆爲用帝欲畱疑疑曰臣少蒙國恩出

入省闈復命輦轂臣之至榮但舊京淪沒山陵穿毀  
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竭忠王室使臣萬里歸  
誠今臣不返必孤其向義之心懈於討賊帝然之遣  
使隨疑拜鹿安北將軍并州刺史立四郡以統流人  
稱大單于

安祖字

天恩子也少聰慧八歲就塾讀詩至鹿鳴

語兄弟曰鹿得食且相呼况人乎每食必致兄弟弱  
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訟者召至以禮義



讓之其兄弟明日相率謝有勸仕進者曰高尚事非  
敢當但京師遠實憚栖屑耳閑居  
後出魏高祖幸  
長安過河東存問故老見祖蒲坂與語甚悅拜安邑  
令以老病辭詔有司給時俸以供湯藥嘗暑行舍樹  
下一鷲逐雉急投之觸樹死祖取置陰地護視良久  
甦放之後夢一丈夫繡衣曲領再拜祖怪問之云感  
君護放來謝人異之年八十三卒於家

駿字神駒雙頤子也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虔鄉里

宗之關中蓋吳作亂汾陰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  
喜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率厲鄉衆曰禮君  
父有難臣子致命今賊偏城正吾等徇節時也諸豪  
奮激請行賊聞之引遁刺史以聞會魏世祖親討蓋  
吳見駿備陳事宜大武大悅謂崔浩曰裴駿當世才  
其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器之目爲三河領袖  
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暲來聘假給事中散騎常侍  
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子修宣



務

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秘中書散主客令遷中大夫兼  
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斟酌故實咸有條貫蚤孤居喪  
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存幼弱撫訓有方季弟務少有  
才學撰韻書蚤卒修哀傷之感於行路育孤姪猶已  
子析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嘗爲張掖郡大將修明  
烽堠以方畧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卒謚曰恭伯  
宣武時贈秦州刺史



宣字叔令通辯博物蚤有聲譽以孝友稱司空李冲見而重之孝文初徵尚書主客郎累遷大尉長史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處及兵罷軍還之道所有骸骨悉令戍邏檢行掩埋并符出兵之鄉家死戎役者皆爲招祭附葬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兵役朝廷從之出刺益州加意撫綏甚得羗戎之心宣雅尚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耶吾本無當世之志隨牒至此祿厚養親效不光國

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樸部典表裏聲援郢  
州獲全徵詢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奉使  
關中河陰遇害贈司空諡貞烈弟美舉秀才主州簿  
大尉咸陽王重之欲妻以女弗納除奉朝請

敬憲字孝虞宣子也少有志行學博才清和雅淡遠工  
草隸解音律以五言名於時後進宗之中山將之部  
朝賢餞之河梁賦詩言別以敬憲爲最撫訓諸弟誦  
讀爲業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人嘆美



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  
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  
敬憲宅相約束不得焚掠其服物如此年三十三卒  
人皆悼之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

莊伯字孝貞宣子也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  
聞約言辨物年二十一上神龜頌與兄敬憲齊名司  
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叅軍臨淮王彧北討引爲記室  
叅軍委以章奏之事聞兄敬憲寢疾求假不許徑自



還扶持兄病晝不離側形容憔悴葬畢以病卒年二十八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俱有才名同年俱喪又無子世悼惜之弟獻伯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官廷尉卿濟州刺史爲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卒於殿中尚書

叔業字

順宗子也少有氣幹以將畧自許初仕蕭

贖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叅軍蕭鸞異之曰卿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

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  
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自立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  
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魏高祖南巡車駕  
次鍾離鸞以叔業爲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水軍  
入淮去魏師數十里魏令尚書郎裴聿往與語叔業  
盛飾左右服玩以誇聿曰在我南富貴如此豈比方  
儉陋若也聿云伯父儀服誠麗但恨不晝遊耳徒輔  
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



本將軍南交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遣司馬李元  
護率軍赴寶卷寶應顯達也達敗叔業慮內難未已  
不願南交以近建業受制也去來者並云北入兄子  
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寶卷嬖人茹法珍王暄之等  
疑其有異以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羈縻之  
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許以不復回換叔  
業猶憂之遣親信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雍州刺  
史蕭衍曰天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立理雍州若能



堅據襄陽當勦力自保不爾回面北向不夫河南公  
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便  
少遣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  
京以安慰之若境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入橫江  
以斷其後天下事一舉可定也若北向彼必遣人相  
待以河北一地處之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  
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訂  
入國可否真度荅書盛陳朝廷風化維新知卿非無

可以歸矣表上宣武不許作歸田賦以叙志宣素明  
陰陽之書始患尅亡皆如其言卒贈豫州刺史謚曰  
穆

詢字敬叔修子也美丰儀多藝能音律博奕皆解之爲  
昌平太守大原公主寡與詢私焉明帝詔尚之尋以  
主壻除散騎常待本邑中正缺司徒召詢爲之詢讓  
族叔炳尋監起居事遷秘書監出爲郢州刺史以蠻  
酋田樸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爲邊捍表爲西郢刺

款心自不能早捨南耳若臨迫而來便難多賞叔業  
遲遲數反真度數使報復乃遣子芬之兄女夫常伯  
奉表降魏魏世宗優詔荅之拜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  
陵開國公邑三千戶又賜璽書軍未渡淮叔業病卒  
年六十三寮佐推司馬李元護監州席法友柳玗達  
楊令寶等慮元護非其鄉曲或有異志一二日未定  
共舉兄子植監州秘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



於是開門納魏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贈叔業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諡忠武給東園溫明秘噐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綱目書曰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於魏志叛也子五菑之芬之藹之簡之英之

菑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襲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子道祿入分贍世稱之世宗時爲太子洗馬肅宗

踐祚歷員外長史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襲蘭陵公卒  
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  
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關中

芬之字文馥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羽林監入魏以父  
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男邑七百戶除廣  
平內史辭不拜轉輔國將軍秦州刺史以清靜稱入  
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徙封山荏縣出爲後將軍岐  
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賊圍城

陷並爲賊擒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  
青州刺史子涉字仲昇襲卒子僑尼襲武定中員外  
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第簡之英之簡魏岐州刺史  
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師內弟柳諧善琴歷通直  
散騎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芬之弟

彥先叔業長兄叔寶子也少有志尚景明二年歸魏除  
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出爲趙  
郡太守政舉大綱正始中轉渤海相元愉作逆徵郡



縣彥先不從愉執拘之踰獄得免爲沙門潛行至洛  
愉平勅還郡延昌中卒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  
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惠恭

約字元儉彥先子也性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永平  
中丹陽太守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爲別將行渤海  
郡事軍敗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  
出帝時贈前將軍揚州刺史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  
刺史次威起齊王開府中兵叅軍卒年三十二贈鴻

臚少卿 彥遠彥先弟

絢彥先弟楊州治中時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城  
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州南走辟水高  
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  
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僊理遣軍赴之崇聞絢反  
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萬興单舸召之絢聞崇在悵  
然驚怯報崇曰比因大水顛隕爲羣情所迫推爲盟  
主大計已定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

行勿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  
寶勒水軍討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  
十餘人乘勝剋埽衆皆潰散絢匹馬逃爲村民所獲  
至尉升投水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綜覽經史尤好釋典仕蕭  
寶卷以軍功至長水校尉奔叔業在壽春叔業率寮  
佐同謀者舉植監州魏詔植爲征魯將軍兖州刺史  
崇義縣開國侯邑千戶尋進東平將軍大鴻臚卿長



寢而不奏。肅伯所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牟祉告  
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  
欲圖領軍於忠時。忠專權。遂矯詔殺之。植臨終。神志  
自若。遺命剪落鬚髮。被法服。以沙門禮葬。嵩山陰故  
吏渤海刁冲。上疏訟植。寃詔贈尚書僕射。楊州刺史  
改葬。植子悵。字道則。襲爵。

颺。植弟也。壯果。有畧。嘗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饒  
騎將軍。叔業降魏。遣颺率軍於外。以討蠻楚爲名實。

子昕南叛有司處植大辟詔以勲舊特原其罪除楊  
州大中正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尋轉大鴻臚卿度支  
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所爲無恒自兗州還表請  
解官隱嵩山又嘗自言人門不後王肅快快朝廷處  
爵不高及爲尚書志頗蒲欲以政事已任曰非我須  
尚書尚書亦須我揚揚見於言色及入叅議論對衆  
譏毀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  
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於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

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諡曰簡子斌襲武定申  
廣州長流叅軍齊受禪爵例降

瑜字文琬颺弟也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毘坐暴虐殺人免官後徙  
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  
曰定子堪字靈淵襲爵子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  
爵除

粲瑜弟也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沉重善風儀歷



備寶卷景明初拜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  
封義安縣伯邑千戶詔方至爲賊殺贈冠軍將軍進  
爵縣侯

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颺子也世宗以颺勲效未立其子  
不得襲封炯行貨執政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邑八百  
戶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  
大中正進爵侯封高城縣增邑千戶尋兼尚書右丞  
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二年爲城民害贈散騎常侍鎮

車始進適雨暴客步舒雅不爲改節懌令持蓋覆之  
嘆謂左右曰竒人遷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  
拜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灝入洛以爲西兗州刺  
史爲崔巨倫所逐棄川入嵩高節閔帝初復爲中書  
令正月晦帝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  
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以酒今欲我飲何異  
往情粲對曰北海沉泗故諫其失陛下齊聖溫克故  
進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

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以事屬粲不從雍恨之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舉止自若雍目之爲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下席從容而出僕射高肇以外戚勢頃一時朝士見者望塵下拜粲謁唯長揖而已家人尤之曰何可自同凡俗宣武知其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傳詔就家召之須臾使者相屬家人惶懼粲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詣清河王懌下



大將軍膠州刺史時亢旱土人請禱海神粲據胡床  
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例當拜粲曰五岳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拜時青州叛賊  
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爲防禦左右白賊  
至粲云豈有此理又白已入州門粲徐云耿王引上  
聽事餘部且付城人尋爲翔害送首於梁粲好釋學  
親升講坐不涉經史世以此譏之子含字文若散騎

侍郎

衍粲弟也字文舒學識才行優於諸兄兼有將畧以孝  
友聞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入魏授通直  
郎上表請養病嵩高詔從之宣武末復出山歷建興  
河內二郡太守廉貞善撫百姓二郡追思之孝昌初  
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都督崔暹率數  
萬衆盤桓魯陽不敢前荊州急詔衍爲別將假前將  
軍與恒農太守王罷率萬人出武關戰於淅陽大破  
之荊州圍解除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

軍北道都督鎮鄴西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  
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密表陳之適  
鑒部將稽宗亦馳驛告變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  
軌討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相將軍北  
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伯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仍  
詔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漳曲爲賊戰敗遇害  
人心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  
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他字元化惠州別駕景惠子也魁偉有器壑少治毛詩  
春秋周易後魏舉秀才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考功  
郎中征西將軍守趙魏爲政有方嘗以祿濟貧乏轉  
荊州刺史趙人傾境攀送至荆諭降蠻酋萬餘家拜  
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居宅不過三十武無田園暑不  
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卒遺命不聽請贈不受  
賻隧諸子遵之子六讓之諷之讞之訥之謀之謁之  
他先六世祖詵晉亂避居西涼符堅平西河詵與姪

瑾歸河東解縣孫矩復歸聞喜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不勝哀其母泣撫之曰棄我  
滅性得爲孝乎由是勉學善詩文魏天平中舉秀才  
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稱曰能賦詩裴  
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善相遇則清談竟  
日愔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秀爲不亡矣歷文襄大  
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  
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中



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  
之流涕歔歔以叅掌儀註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  
門或言體重不堪趨侍除清河太守姦革盜息期月  
大治楊愔爲諸弟稱之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  
興久吏奸猾因事脅人財物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  
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按之侍中高德舊與  
讓之不協奏言當帝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  
呼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楊愔救之文宣大怒謂



惜曰欲與讓之同塚耶於是無敢言者遂賜死於家  
時論惜之

諷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大學博士嘗從嘗景借書  
百卷許十日即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  
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  
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托諷之頓作十餘墓誌立就  
文皆可觀與皇甫和兄弟並知名洛下司馬高乾致  
書聘爲戶曹叅軍不受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

遷鄴諷之畱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爲開  
府屬曰洛陽遺彥信敗諷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  
軌召爲中從事後隨西帥入關周文帝拜大行臺倉  
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讞之字正平幼而勤學蚤歲知名楊愔每稱之曰河東  
士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  
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昶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  
瞻爲忘年友累遷司徒主簿昭帝梓宮還鄴轉儀曹

即能悉歷代故事儀註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  
客旅過輒出私財供應民間無所預吏民懷之武平  
元年以散騎常侍聘於陳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  
謀之少有風格官叅軍

訥之純謹有局量爲平原公開府掌書記至并州一日  
思母心悸急請還母方病心人爲孝感

謂之少有志節諫齊文宣將殺之不懼終壺關令讓  
之等母辛氏高明又閑禮度夫喪諸子皆幼廣延師



友或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兄弟五人皆爲梁拘執諏之奔關右神武問曰諏之何在荅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况讓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願明公以信待物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伯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顛譜云顛字彥齊澄從弟也少有異操泰始申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叅軍歷奉朝請齊臺建世

子表妃叙外戚譖顓不與遂別籍順帝昇明之年四月下詔禪位於齊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王勸郎皇帝位封宋主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淵爲司徒顓上表數齊王惡徑掛冠去之遂遇害

邃字深明仲穆二子伯髦中散大夫仲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舉秀才高第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刺揚州引爲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叔業以壽陽降魏邃不得已隨衆北魏武帝雅重之拜魏



魏太守然心實在南也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歸除後軍諮議叅軍求邊境自效遷盧江太守魏將呂頗率五萬衆來攻郡邃以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偏橋每戰輒克又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大破之進克牟石霍丘小岷合肥以功封彞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與鄉人入魏武廟



偶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誣遂大言有不  
臣之迹左遷始安太守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彧顏延  
有二始之嘆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願也將如  
之何未至羈會魏攻宿詔遂拒焉次直瀆魏衆退遷  
右軍諮議叅軍出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  
遷遊擊將軍朱衣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  
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屯數千頃倉廩盈  
實歲省邊運民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遂辭之納

二緇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遷大匠卿曾  
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魏詔邃爲假節  
信武將軍討之魏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柳公峴邃擊  
破圍其城壽面縛降加邃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  
武將軍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軍事鎮合肥四年  
進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先以邃督征討諸軍  
事卒騎三千襲壽陽九月壬戌夜斬關而入一日戰  
九合以後軍不至拔還復整收士卒令諸將各別服

色自爲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拔之屠安  
成馬頭沙陵等戍是冬修芍陂明年進破魏新蔡  
畧地至鄭城汝潁間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  
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邃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  
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稚琛等悉衆追之四甄發  
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不敢復出邃卒軍中追  
贈侍中左衛將軍鼓吹一部進爵侯邑七百戶諡曰  
烈邃寡言笑深沉有思畧居身方正有威儀爲政寬



明得士卒心將吏憚之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  
以爲邃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善言名理自國子生擢第歷叅軍  
雲麾輕軍將軍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惟食麥飯  
父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  
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過之顧而嘆曰范爲已死裴  
爲更生帝設無遮會適舞象驚突陛衛王公皆散惟  
之禮與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加壯勇將軍徐州刺

史歷黃門侍郎卒少府卿諡曰壯子政另見

之高字如山邃兄髦子也讀書負氣起家從事新都令奉朝請常隨邃征討所在立功爲邃噐重委以戎政邃卒軍中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接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光遠將軍討平陰陵盜遷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時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

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肅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  
之高還合肥與鄱陽西上景囚之高家屬列陣前以  
鼎鑊隨之曰裴公不降卽烹之高射其子不中元常  
召爲侍中護軍將軍先是傳之高六弟之悌在侯景  
中斬景元帝使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高云賊自  
殺賊非高所聞帝嘆其介直進金紫光祿大夫封都  
城縣男卒謚曰恭子畿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魏攻  
江陵陷力戰死之



之三  
之平字如原髦子之高第五弟也倜儻有志畧以軍功  
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  
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乃築山鑿池植  
以卉木終身焉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博學爲當時所稱侯景亂招集壯勇  
隨陳武帝征討武帝誅王僧辯其弟僧智舉兵據吳  
毘武帝遣黃他攻之弗克乃命忌勒部精兵自錢塘  
直趨吳毘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

奔社龔忌入據吳穉武帝嘉之表授本穉太守南康  
內史天嘉初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華皎稱兵上流  
宣帝時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中外城  
防諸軍事宣帝卽位改封樂安縣侯進都官尚書大  
建五年議伐齊舉元帥僕射徐陵曰吳明徹家在淮  
南悉彼風俗將軍人才當無過者忌曰臣同僕射陵  
應聲曰裴忌良副也於是詔吳明徹督軍北伐忌以  
本官監厥軍淮南平遷豫州刺史江夏穉公忌善撫



綏得百姓心及明徹進軍彭汭呂梁敗忌爲周囚至  
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

之橫髦子之高第六弟也字如岳重氣俠好賓遊不事  
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爲狹被蔬食以厲之之橫嘆  
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營田  
芍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爲河東王常  
侍遷直閣將軍侯景亂隸鄱陽王範討景與範世子  
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範薨時尋陽王大心在



江州範副將梅思立密徼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授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景景退遷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又與杜顛入守臺城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勅志魏尅江陵齊遣上黨王高煥挾真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吳興太守之橫爲徐州刺

史都督衆軍守蘄城瑩壘未周齊軍大至兵盡矢窮  
陣歿贈司空進國公諡曰忠壯子鳳寶嗣弟之度之  
愴

延雋字平子崧子也少孤事繼母以孝博學有才舉秀  
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  
太子洗馬領本邑中正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未幾  
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除雍  
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中書侍郎世宗好釋典

不事墳籍延雋疏諫之詔立明堂群官博議雋著一堂論大傳清河王懌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正別駕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平北將軍廷尉卿幽州刺史州有督亢戾陵諸堰久廢雋表求修復躬自履行相度水形疏通舊跡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百姓於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時汾州



山胡寇正平平陽二隄以雋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  
節度使討之遇疾勅還三鷗羣蠻寇掠不已帝欲親  
征雋於病中䟽諫之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  
中尚書中軍將軍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  
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莊帝初河陰遇害贈都督儀  
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延雋在臺閣無所裁斷惟  
守職而已子元直尚書郎中贈光州刺史敬猷員外  
常侍贈尚書僕射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兄弟並有

學尚與父同遇害

夙字買興桃弓子也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北魏高祖見而異之任城王澄時爲吏部尚書有知鑒每嘆美以遠大許之自司空王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遷河北太守以忠恕接物百姓感之卒於薨年四十三長子範字宗模蚤卒弟昇之武定末太尉掾鑒司徒左長史範子凝字長儒武平鎮將

良字元賓

子也起家奉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

世宗初南絳縣令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汾州北京毘胡薛羽作亂以良爲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憑城守之賊攻逼詔遣行臺裴延雋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五城毘山胡馮宜都賀悅回城等以妖術惑衆假帝號服素衣白傘白幡於雲臺抗拒王師



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  
斬回城復誘諸胡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升目云聖  
術胡人信之旬日間復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景  
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  
高防來援復爲賊敗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寇亂至  
是城民大饑人相食賊攻日急死者十三四因與城  
人奔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良因家焉南絳  
蜀陳雙熾等聚衆反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

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事平轉大中大夫孝莊  
末除光祿大夫爾朱榮死子光擁衆關西詔良持節  
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  
陽行臺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莊  
初大將軍大府卿天平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使持節  
都督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又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尚書僕射如故謚曰貞子叔祖武定末太子洗

馬

仲規良弟也少攻經史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牧司州辟爲主簿行建興罷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毘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帝嘉之渡河梁接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元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以父病棄官奔赴免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戰歿於陳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以弟叔義第二



子伯茂嗣

伯茂叔義次子仲規嗣子也少有風望博涉群書文藻  
富瞻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  
叅軍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遷散騎常侍典起居  
注大昌勅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廣平王贊盛選賓僚  
以伯茂爲文學加中軍大將軍伯茂踈傲好飲久不  
徙官著豁情賦天平勅遷鄴著遷都賦撰晉書未成  
劇飲不已乃至傷性數日前爲其妻言指壁中有官

人迥逐年三十九卒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  
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置酒墓傍吊之一  
飲一酌曰表中書有靈知吾曹也各賦詩一章魏收  
時在晉陽李騫寄示之收賦云臨風想軒度對酒思  
公榮人謂獨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  
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無子以兄景融子  
孝才繼

叔義伸規弟也少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

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  
事中卽正光五年卒年五十七贈征魯將軍泰州刺  
史諡曰宣子三景融伯茂景顏 景融字孔明篤學

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除大學博士永安中秘書監  
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諡事  
令融專典竟無所成終錄事參軍 景顏頗有學尚

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別將行廣  
漢罷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



爵保城子以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叅軍孝靜  
初轉司空長史以貪聞爲中丞崔暹劾下廷尉以疾  
卒於獄

聿字外興延雋族兄也以搽尚爲高祖所知由著作郎  
出爲北中府長史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著  
清貧欲優以祿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榮之轉  
尚書郎遷大尉諮議叅軍出爲平秦太守贈冠軍將  
軍洛州刺史子子袖歿關西

俠字

欣子也七歲始能言聰慧異常爲義陽毘守

元灝入洛俠執其使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毘太守左中郎將孝武西遷俠將行妻子在東毘滎陽鄭偉曰天下方亂未知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寧以內顧易圖棄妻子從帝入關後佐文帝戰沙苑以功進侯爵後爲河北毘守民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眞惠爲世規矩周文帝曰清慎奉公天下牧守無可與俱立者號獨立使君爲

起宅賜田十頃奴婢糧粟俱備時榮之進封公塋解州子祥肅俱有才名

果字茂昭思賢孫尊子也慷慨有志畧魏大昌中爲陽平勳丞周文帝使并州果遇之知非常人密附焉永安末盜起果從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少年永熙中授河北勳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宗黨歸周文帝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璧圍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從



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魏都督賀婁烏蘭勇  
冠當時周文益親待之補帳內都督平東將軍以功  
加大都督除守正平正平果本羗也威猛爲政百姓  
畏之盜爲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  
開劍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有功廢帝二年遷龍州  
刺史封冠軍侯適龍州盜張遁李拓圍徧州城糧丈  
士馬皆缺果設方畧拒之賊退走果出兵追擊累破  
之旬日間州境以寧轉陵州刺史孝閔踐祚除隆州

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公歷  
眉復二州刺史果明決善斷抑豪右理屈滯歷牧數  
州稱職吏民懷之卒贈本官加絳晉建刺史諡曰質  
子孝仁聰敏博學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  
寧鎮將甚著威望歷譙建亳三州刺史

慶孫字紹遠良從子也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  
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作亂衆至數萬詔  
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數千人討之身先士卒

每摧賊鋒深入雲臺郊與諸賊大戰禽賊王郭康兒  
賊衆大潰勅徵赴都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  
勢益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  
賊帥范多等來拒慶孫大破之深入二百餘里至陽  
朝城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勅立邵魏卽以  
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魏經賊亂民多逃竄招  
撫安緝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大中大夫爾朱榮  
死世陷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軍次河內遇害



時年三十六慶孫性雖麤武愛好文流所交多才學之士座客常滿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在罷之日歲值凶饑四方遊客甚多自以家糧贍之爲時所稱子子瑩永安中大尉行參軍

瑗字珍寶延雋族人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爲中兵參軍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遷汝南王說郎中令說散費無常每國俸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

瑗每隨例辭多受少伺說費竭還奉之說亦汪愛說  
遷大尉請瑗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爲汝  
南太守轉大原太守肅宗崩爾朱榮謀赴洛瑗預其  
事封五原縣開國子尋行并州事轉比平將軍殷州  
刺史孝靜除衛將軍雍州刺史年七十三卒子彛吾  
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肅字神封周民部大夫俠子也步剛正有度與安定梁  
毗友善仕周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長史

隨帝寬征淮南時高祖爲丞相將受禪肅聞而嘆曰  
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旦遷革豈天道  
與高祖不悅由是廢於家開皇三年授繕部侍郎遷  
朔州總管長史轉眞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太子  
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廢黜肅上書曰臣聞事君之  
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奏聞竊見高熲元勳佐  
命陛下光寵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  
短長者豈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聞



古先聖帝教而不誅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  
陛下弘君父之慈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  
能遷善漸加增益如或不悛削貶非晚書上帝謂楊  
素曰裴肅愛我家事此亦至誠也徵肅入朝皇太子  
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曰觀肅  
意欲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太子不悅肅至京見上  
含元殿上語以勇不可復收之意旣而罷遣之上崩  
煬帝立久不調後執政以嶺表荒遐希旨授肅永平

髡丞甚得獠心卒年六十二獠人思之立廟鄣江之  
浦子尚賢

邃字

父秀業魏中散大夫天水髡守贈平州刺史

邃賦性嚴正爲州里推挹解褐西魏散騎常侍奉車  
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  
來寇正平邃糺鄉人分險自固東魏以正平爲東雍  
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邃密以都督韓明僧入城喻  
其將士百姓卽有五百人內應恭知之棄城夜走東

雍復爲正平李弼畧地東境遂爲鄉導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賜衣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大尉府司馬正平魏守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文舉遂子也忠謹多學大統間起家奉朝請遷墨曹叅軍時大祖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與焉與諸公子遊未嘗狎戲遷威烈將軍著作郎中外府叅軍事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孝閔踐祚襲澄城子爵齊公憲



勅開幕府除司錄世宗勅累遷都督寧遠將軍大都督憲出鎮劍南引爲益州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以利者文舉荅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每資給之辭不多受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先是邃之守正平也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文舉一遵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帝孝寬重之每與談不覺膝前於席天和

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司馬司憲中大  
夫加封公爵邑一千戶又贈七百戶又加青州刺史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第璣幼蚤亡撫遺孤逾  
已子叔父季和爲曲沃令卒於聞喜涑川叔母常氏  
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州人感文舉孝義潛以常  
柩歸涑川合葬之人以是益賢文舉子冑襲爵位至  
大都督子神孫知禮

寬字長寬澄子也儀貌瓌偉博學敦行與二弟漢尼並

有名稱親及以篤友聞榮陽鄭穆語諸弟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師也汝等可與之遊年十三爲孝明帝挽卽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孝武末除廣陵王府直兵叅軍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還寬謂諸弟曰君臣順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遂將家避大石巖迄獨孤信鎮洛始出見之時汾州刺史芾子粲降東魏兄弟在關中者咸坐其季弟子爽在洛急投寬寬納之後子爽伏法



獨孤信責寬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途今日之罪其  
心以赦免大統五年授都督加征魯將軍十三年從  
防主常法保赴潁川解侯景圍謂法保曰侯景狡猾  
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伏兵斬之上計  
也不然須加嚴警法保納之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  
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舉  
止詳雅文襄異之曰卿三河冠蓋才識如此我富貴  
卿關中貧校何足依也解鑠付館厚禮之寬裁卧輿

夜縫而出還見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裴長寬爲高  
澄厚遇如此乃冒死歸我古竹帛所載何加焉手書  
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邑三百戶並賜衣馬除孔  
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隄守仍鎮孔城加撫軍大都督  
通直散騎常侍孝閔踐祚進爵子寬在孔城十三年  
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對持永業譎詐兵出不時  
寬每逆揣邀擊無不克之永業戒所部曰好鎮孔城  
此外無慮其見憚如此齊伊穉守梁鮮徧境抄掠大



祖患之命寬經畧鮮過妻家椎牛宴飲醉不及防寬  
密襲斬之大祖嘉悅賜奴婢金帶粟帛等拜司士中  
大夫出爲汾州刺史轉魯山防主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行復州事武成三年轉刺溫州初陳氏  
通好自華皎附後每圖寇掠沔州逼敵守備爲急以  
寬爲沔州刺史州城埤狹乏器械又恐秋水暴長請  
襄州總管增戍兵許之又請移城牟蹄山以避水不  
許寬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陳將程靈洗率衆城下



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時水小未得近城寬簡驍兵夜  
掩襲之屢挫其鋒持旬日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舟  
寇以大艦臨衝弓弩大石晝夜攻打月餘女牆崩盡  
陳人登城猶力戰二日外無繼援寬被執至楊州尋  
送嶺外數年還建業卒年六十七開皇元年詔贈襄  
鄧二州刺史子義宣譙王府記室司金二命士合江  
令

景漢字仲賈寬弟也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百字

詩一覽便誦借人異書必手錄之魏孝武初釋褐員  
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補墨  
曹參軍凡尺牘簿領裁斷如流相府稱曰日下燦爛  
有裴漢李漢出鎮弘農啓漢爲司馬尋加安東將軍  
銀青光祿大夫成都上士轉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  
郭彥大府高賓等叅議格令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  
等敬異之加帥都督天和中與司宗孫恕典祀薛慎  
同爲八使巡察風俗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時晉公護擅權縉紳多附之惟漢直道自守八年不  
徒職漢少有羸疾不好劇職甞不飲酒雅好賓遊每  
良辰勝景必招時彥宴賞連以篇什當時重之兄寬  
歿歲時哀慟遂斷遊從不聽琴瑟撫兄弟子如已子  
病中未嘗釋卷卒年五十九贈晉州刺史子鏡民聰  
敏博學官記室叅軍歷侍讀遷司錄宣政勅吏部上  
士大象末春官府都上士

尼字景尼寬弟也弘雅有器度起家奉朝請除梁王東



閣祭酒遷從事中郎加通直散騎常侍隴西李際范  
陽盧誕並有高名咸與尼爲忘年交魏恭帝元年以  
本官從于謹平江陵大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人  
取珍玩尼惟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謹嘆異之拜  
御正下大夫卒贈輔國將軍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  
府記室叅軍梓州長史少卿會稽縣男諡曰安弟師  
民好學有度秦王府記室叅軍兼侍郎

鴻字

寬族弟也恭謹有幹畧歷官內外孝閔踐祚

除輔城公司馬加儀同三司爲晉公護雍州治中遷  
御正大夫進儀同開府三司轉民部中大夫保定末  
出爲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鎮守邊鄙甚有捍禦之能  
衛公直出鎮襄州以鴻爲司馬天和初拜郢州刺史  
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高邑縣侯從直南征軍敗沒  
於陣朝廷哀之贈三州刺史

松之字世期珪正子也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  
殿中將軍直衛左右晉孝武大元中簡選名家以叅



顧問瑯琊王茂之會稽謝輜及松之皆南北望也義  
熙初爲吳興故彰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以  
世立私碑上表陳之以爲立碑必先上聞朝議許之  
然後聽由是曾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  
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  
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  
久居邊務召爲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時議立五廟  
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



轉國子博士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誅分遣大使巡  
行天下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依事爲書  
還具條奏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羨之轉中書侍郎上  
命註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書奏上  
覽之曰裴世期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卹百姓吏  
人便之遷瑯琊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國子博士進  
大中大夫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卒著有文論晉記  
子駟南中郎叅軍歷太守注史記駟子昭明

昭明駟子也少傳儒史之業宋大始中爲大學博士有  
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昭明議禮納徵儷皮  
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大  
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婚禮不詳王公之  
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徵禮所不言  
熊羆雖古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  
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叅議加珪璋  
豹熊羆皮各二從昭明也元徽中出爲長沙魏丞罷



任刺史王蘊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  
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忝爲穉佐不能光益  
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後爲祠部通直郎齊  
永明二年使魏武帝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一  
穉相賞還拜始安內史穉人龔珣宜自稱龔聖人云  
神入授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成字以此惑衆前  
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昭明  
罷穉還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



聲校尉復北使建武初爲安北長史廬陵太守明帝  
以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  
故耳昭明歷羈以清勤著嘗曰人生何事聚畜一身  
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  
一經終身不事產業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昭明子也母魏亡爲祖母殷撫養殷柔明  
有文義以章句授之九歲殷又亡子野哀慟泣血家  
人異之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父憂去

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請禱備至父夜夢見其客且  
召視如夢疾頓愈以爲孝感命傳之子野固辭居喪  
每之墓哭草爲之枯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  
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雲卒樂安任昉  
有盛名遊其門者推薦之子野與昉爲從中表不至  
昉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  
野偶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子野從坐免職或勸白請  
有司可無坐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受服

終無怨意中書郎范鎮與子野未識聞其行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上表讓之曰幼稟聖人之性長厲國  
士之風身賤名微不爲汲汲除尚書郎記室叅軍出  
爲諸稽令不行鞭罪人有事者示之以理百姓悅服  
合境無訟祖松之修宋史未成卒子野志繼之齊沈  
約有宋書子野更撰宋畧二十卷約歎曰吾弗逮也  
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鏣吏部尚書  
徐勉之薦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兼中書通



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如故又勅掌中書詔詰  
時西北遠邊白題滑國遣使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  
知所出子野曰漢頽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  
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魯入滑此其後乎人  
服其傳勅撰方國使圖自要服至海表凡二十國廣  
述懷來之盛時沛國劉顯陳髡殷芸南陽劉之遴陳  
畱阮孝緒吳勰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相尚尤推子  
野長平侯蕭勣范陽張纘每有討論皆來折衷居繼

母曹喪過禮服闋補員外郎曾通七年大舉北侵勅  
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尚書僕射徐勉等並加嘆  
服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勅爲書  
諭魏相元義夜受旨子野未之爲也五鼓勅速上子  
野徐起操筆昧爽即就帝深嘉之自是符檄皆令具  
草子野爲文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子野  
嘗云人成於手我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  
兵校尉在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請謁所得俸悉

給中表貧乏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居之妻子不  
免饑寒子侄奉若嚴君劉顯以師道事之飯麥食蔬  
從事釋教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贈散騎常侍謚貞  
異數也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是年自省移疾謂  
同官曰吾其遊矣及葬湘東王爲墓志銘懷藏內邵  
陵王又立墓誌埋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著有裴  
氏家傳集注喪服抄合後漢四十餘卷百官九品二  
卷附益法二卷方國使圖一卷又二十卷衆僧傳二



十卷子騫官至通直郎

政字德表又云字南金之禮子也明敏博學達於政事  
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轉起部郎枝江令湘  
東王臨荆召爲宣惠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  
亂加壯武將軍隨建寧侯王琳進討禽賊率宗子僊  
獻荊州景平先鋒入建業以軍功連最封彛陵侯給  
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破蕭犯於峽口加平越  
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周師圍荆琳自桂州來援次長

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州爲周獲蕭嘏曰  
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徇身七父  
若從我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使謂元帝曰王僧  
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  
之鑣至城下大聲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不易辭嘏怒命趣行  
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釋  
之江陵陷與朝士俱送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

散騎侍郎引事相府撰次朝儀車服器用一遵古禮  
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論樂語在音律志轉刑部下  
大夫少司憲參定周律簿案盈几剖決如流又用法  
寬平囚徒犯極刑者許妻子入獄就之臨決皆曰裴  
大夫致我死無恨也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  
召復之開皇元年遷率更令加儀同三司詔與蘇威  
等修定律令凡疑滯皆裁於政進散騎常侍左庶子  
多所匡正推問劉榮趙元愷事時稱平直雲定興入



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  
政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  
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引退  
不然將及禍定興怒告太子太子踈政出爲襄州總  
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  
悉知之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案  
罪五人處死流徒甚衆合境懾服稱爲神明年八十  
九卒於官政善飲酒數斗不亂好面折人過而無後

言太子廢高祖憶之曰使裴政劉行本在不至此著  
承聖實錄十卷子南金學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官  
繕部郎中

蘊字

周江夏公忌子也明辯有吏幹仕陳直閣將

軍興寧令以父在此陰奉表隋文帝請爲內應陳平  
文帝閱江南衣冠之士至蘊超授儀同僕射念先表  
也高頰不悟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不可又加  
上儀同頰復諫上曰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遷  
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伎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  
商及九部四僊者罷遣之蘊復奏括周齊梁陳樂家  
子弟皆爲樂戶六品已下至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  
百戲者皆直太常異伎潘聲咸萃樂府置博士教之  
增樂戶至三萬餘人帝大悅遷戶部侍郎又以戶口  
多漏條奏貌閱若一人不實官司解職鄉正里長流  
配又許民相告糾得一丁卽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



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進丁二十四萬三千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全由裴蘊一人古語云得賢而理信然矣拜京兆贊務未幾擢御史大夫與裴世矩虞世基叅掌機務蘊善伺上意欲罪者鍛成之欲宥則附輕典釋之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時人不能詰憲部大理莫敢與爭楊軒感反帝謂蘊曰軒感一呼從者大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即相聚爲盜不盡加誅後

無以勸遣蘊推理之戮數萬人籍其家帝大稱善賜  
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忤旨獲譴蘊奏以腹  
非誅之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欲帝行且欲帝  
知天下多盜曰今者之殺不必發兵但詔赦釋盜可  
得兵數十萬遣關內賊及山東歷山長張金稱等別  
爲一軍出遼西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  
楫浮海而東諸賊必喜免罪競務立功一歲間高麗  
可滅矣帝不懌威出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有多

賊遣張行本奏威罪惡蘊推鞠處死帝曰未忍便殺  
父子孫三世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  
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姦黨附隸不  
附者卽中之凡興師畱守諸蕃互市皆以御史監之  
魏國騷然帝弗知也進蘊銀青光祿大夫迄司馬德  
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蘊蘊共惠紹謀欲  
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  
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苑取



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議已定遣報虞世  
基基疑反者不實抑遲之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  
即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輩直長同死

子通景融子也隋開皇中大中大夫居母喪哭之喪明  
有白鳥巢家撼人爲孝感兄弟八人皆以孝稱詔其  
門曰義門

虞通隋上柱國梁士彥甥也宇文忻等謀不軌使士彥  
蒲州起兵已爲內應虞通預謀首之文帝隱其事因

朝謁執之伏誅煬帝以虔通爲直閣江都宇文化及  
司馬德戡謀亂虔通與焉將數百人入宮逼帝出還  
至寢殿露刃侍立趙王果方七歲在側號痛不已虔  
通斬之血濺御服帝欲服鳩酒不許令狐行達縊殺  
之入唐虔通爲辰州刺史詔曰通煬帝故人身爲弑  
逆流驩州死

矩字弘大

原名世矩入唐去  
世辟太宗諱也

訥之子也少孤好學有智

數起家齊司州牧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入周堅



時爲定州總管召爲記室以母憂去堅爲相召叅相  
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中奏事舍人事伐陳之役  
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頰收陳圖  
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高智慧汪文進等亂吳越道  
閉矩請速進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遣  
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  
九柵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據愿長嶺又擊破之  
斬師舉進南海援廣州仲宣潰散矩綏集二十餘州



承制署其渠帥刺史縣令還報上悅命升殿勞之曰  
肅洸將二萬衆不能度嶺矩以三千徑至南康有臣  
若此朕復何憂進開府賜爵聞喜縣公帛二千段除  
氏部侍郎轉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  
義公主宇文氏女也數爲邊患公主私通從胡長孫  
晟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公  
主殺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大平公史萬  
歲爲行軍總管矩爲行軍長史破之又以啓民可汗

初附命知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文獻皇后崩太常  
舊無儀注矩與牛弘考齊禮叅定之轉吏部侍郎煬  
帝卽位爲營建東都九月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  
掖交市詔矩掌其事諸胡商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  
山川險易因撰西域誌三卷奏之帝大悅賜帛五百  
段矩言胡中多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轉民部侍郎  
遷黃門侍郎四彛經畧咸以委之復命往張掖引致  
西蕃至者十餘國帝有事恒岳咸來助祭帝西巡次



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諸胡二十七國皆  
佩金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道左令武威張掖士女  
盛飾縱觀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  
又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戍之諸蕃懾懼朝貢  
相續進矩銀青士飛大夫是冬帝至東都矩以蠻爨  
朝貢者多啓帝徵四方技樂陳端門街衣綺錦珥金  
翠十數萬人大戲都下又令三市肆設帷帳盛列酒  
食遣掌畜率蠻爨與民貿易所至徼延醉飽而散縱



百官及民間士女列坐柵閣而觀之諸彞嗟嘆謂中國爲神僊帝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命將軍薛世雄城伊吾矩往經畧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故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還賜矩錢四十萬矩又爲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隨使入朝帝悅賜矩貂裘珍噐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突厥啓民不敢隱引見帝矩奏曰高麗本孤竹國

也周封箕子漢分三粵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  
爲外域先帝欲征久矣今其使者朝突厥親見啓民  
令國從化必懼皇靈遠暢後夫先亡脅令入朝尚可  
致也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語其王速來朝覲不然  
將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  
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兼武賁即將明年復從至遼  
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以矩兼掌兵事進光祿  
大夫還至涿帝以楊軒感初平命矩安集隴右因之



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  
軍事矩以始畢可汗漸盛欲分其勢議以宗女嫁其  
弟叱吉該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怨  
之矩曰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  
之帝曰善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馬邑交市  
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  
部落六畜星馳赴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  
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頷部落走來云背可汗請我容



納笑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  
令往報始畢知其狀遂不朝十一年北巡狩始畢數  
十萬騎圍帝雁門及圍解從至東都西蕃諸胡來朝  
詔矩醮接之帝幸江都四方盜起羈縣上奏不可勝  
計及義兵入關命虞世基就宅問矩矩曰大原有變  
京畿不靜遙爲分處恐失事機惟鑿輿蜚還方可平  
定矩起視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至帝失色從駕  
果毅數兆散帝憂之矩曰車駕畱此二年驍果盡無

家口何以久安請聽兵士納室帝喜曰公多智此奇計也詔江都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召將士恣取之又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卽配之將士咸謂曰裴公之惠也矩見天下方亂遇人以恩雖至廝養皆得其歡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文武以賄聞唯矩守常爲時所稱宇文化及變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控矩馬至孟景所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至慰諭之令矩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



矩爲侍內化及僭位進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宇文敗爲竇建德獲遇之甚厚復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掌選事爲定朝儀建德敗武牢矩與僞將軍曹且及建德妻賁八璽舉山東之地歸唐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授左庶子轉詹事命與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叅按故實甚合禮度爲學者稱至今行之八年兼檢校侍中建成誅餘黨尚保宮城與秦王決戰矩諭之乃散遷民部尚書



太宗聞諸曹典案多受賄者遣人試以財物司門令  
史受絹一疋將殺之矩諫曰受賄合誅但陛下以物  
試之殆陷人於罪也太宗納之謂百官曰裴矩廷折  
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貞觀元年卒贈  
州刺史諡曰敬年八十精爽不衰曉習故事撰開業  
平陳記十卷子宣機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聞喜公宣  
化縣令

仁基字德本定高子也開皇初爲親衛平練之役先登

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府親衛武賁  
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進銀青光  
祿大夫賜奴婢絹疋煬帝朝爲河南捕盜使以虎牢  
降李密未幾復歸唐皇泰二年爲尚書暨子行儼並  
有威名王世充忌之世充弑隋王侗仁基與尚書左  
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王事泄彞族贈光  
祿大夫持節原州都督諡忠憲弟仁軌貞觀初爲歛  
令私役門夫上怒欲殺殿中御史李乾祐諫曰法着



陛下與天下共也仁軌罪輕極刑人無所措手足矣  
上悅寬之

脊字歸厚叔業五世孫也爲後魏豫州刺史大業中淮  
安司戶叅軍以仁愛得民羸人楊琳田瓚等作亂不  
忍犯護之還鄉徙居稷山子守真舉進士子孫甚盛

寂字珖真孝瑜子也

一云善昌子

少孤爲諸兄鞠養疎眉目

偉姿容年十四補州主簿開皇中爲左親衛貧無以  
給每徒步京師經華嶽廟祝曰窮困至此如富貴可



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曰三十後得志  
終當位極人臣大業中歷侍御史駕部承務郎晉陽  
宮副監時高祖畱守太原與寂舊好宴飲博奕親禮  
甚密太宗將舉義不敢發乃出私錢數百萬結龍山  
令高斌廉與寂博戲陽輸之寂得錢甚喜日從太宗  
歡甚太宗以情告寂許諾又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  
高祖從寂飲寂密白曰二卽密纘兵馬欲舉義旗正  
以寂以宮人奉公恐事泄及誅耳今天下大亂城門

外皆是盜賊守小節且夕死亡若舉大義必得天位  
衆情已協公意如何高祖從之義兵起寂進宮女五  
百人米九萬斛雜彩五萬段甲四十萬領以供軍用  
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賜爵聞喜縣公從至河東  
三輔豪傑歸義者日以千計屈突通拒守不下寂曰  
通據蒲關若不先平而遽進京師腹背受敵矣太宗  
曰不然兵法尚權權在於速宜乘機密渡以駭其心  
稍遲生計且關中羣盜未有定主易可招懷賊附兵

強何城不尅屈突通自守魯耳不足虞也高祖兩從之留兵圍河東自引軍入關京師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幣物四萬段進大丞相府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隋恭帝遜位高祖固讓寂勸進曰桀紂之亡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此龜鏡也寂之茅土受之於唐陛下不爲唐帝臣當去官又陳符命十餘事高祖乃從之命太常定儀禮卽皇帝位曰使我至此公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賞賜無數仍詔食尚方每視朝



引與同坐入閣延之卧內呼爲裴監不名武德二年  
劉武周將宋金剛黃子英頻寇太原行軍總管姜寶  
誼李仲文皆相次陷沒寂請行爲晉州道行軍總管  
便宜行事次介休金剛據城以抗寂保度索因移營  
就水師遂大潰寂一日夜至晉州以東鎮城俱沒金  
剛進逼絳州寂上表陳謝詔慰諭之復令鎮撫河東  
夏縣人呂崇茂殺其縣令舉兵引金剛爲援寂擊之  
復爲所敗還朝高祖數之曰公以翼贊之勲官爵極

矣致此喪敗不愧朕乎下吏議尋釋之每有巡幸留  
寂居守麟州刺史起肅雲告寂謀反高祖曰朕有天  
下本公所推豈有二心令貴妃三人齋珍饌寶器就  
寂第宴飲極歡而返又嘗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  
龜玉姻婭帝王今昇爲天子豈如前代帝王起身微  
賤劬勞行陣公世胄名家歷職清顯非蕭何曹叅起  
白刀筆也爲趙王元景聘寂女爲妃賜鑄錢遷尚書  
左僕射賜宴含章殿寂頓首曰臣初發太原以有慈

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願賜臣骸骨高  
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大  
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册司空魏國公賜寶加封五  
百戶遣尚書員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見重如  
此武德九年詔寂册立太宗柴燎告天南郊貞觀元  
年加實封二年太宗祀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升  
金輅參乘而歸三年爲妖言僧法雅誣證免官放歸  
本邑未幾有狂人信行者寓汾陰謂寂家僮曰裴公



有天命信行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奏聞陰使恭命殺所言恭命縱之亡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盡用之寂怒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怒謂侍臣曰寂有死罪四欲殺之以言者得流配徙交州流靜州山羌爲亂人言反僚劫寂爲主太宗曰寂必不然未幾報寂率家僮破賊太宗念之徵入朝年六十卒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肥公子律師尚太宗妹臨海公主官汴州刺史法師

金吾將軍孫承先則天時殿中監承祿右清道率俱襲公爵

守真字

司戶叅軍睿子也少孤母喪哀毀癯立養

寡姊甚謹舉進士六科連第調乾封尉永淳初關中饑悉廩祿奉姊及諸甥身與妻子惡食無倦色轉太常博士高宗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事守真奏曰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命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

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若前  
一日射牲則早及日則晚不及事漢又天子不親恐  
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立以視樂闋乃  
坐守真議升中大事華服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  
蠻懷率舞之慶天皇不合起立詔從之會高宗不豫  
未行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博士常叔夏輔  
抱素等討按故事時稱得禮天授中爲司府丞推嚴  
詔獄務存平恕奏免數十家不合武后旨出爲汴州



司馬累遷成州刺史爲政不務刑威吏民懷之轉刺  
寧州成人送者數千人出境不止長安卒贈戶部尚  
書子六人子餘耀卿巨卿等曾孫行立

子餘守真長子也事繼母以孝聞友愛諸弟舉明經補  
鄠縣尉同時尉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子餘詞學  
知名或以三人優劣問雍州長史陳素業曰春蘭秋  
菊初難廢也景隆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二州有  
隋代番戶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

裴氏世譜  
三  
日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今又其子孫可抑爲  
賤乎履溫時倚宗楚客執辯於庭子餘不撓遂細其  
議開元初遷冀州刺史黃河決詔子餘分理爲政惠  
裕人吏稱之入爲岐王府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卒  
謚曰孝時程行謚諡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謚可無  
媿矣

耀卿字煥之守真子也八歲以神童擢甲第授秘書省

正字睿宗在藩邸選爲典籤兼掌文翰遷國子主簿

詹事府丞歷河南府事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右司兵  
部郎中以長安令遷兗濟州太守時玆宗皇帝東巡  
至岱供帳東道者十有六州濟爲要衝耀卿拮据供  
應豐省中程鑾與返分別賢否頗監使劉日正勸農  
使盧怡交章治行第一帝曰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  
規諫真良吏也大水決河諸郡皆俟詔興役耀卿獨  
臨河護作雨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  
板築競舉克輦而成方在河上時詔命宣州刺史恐



人怠功秘之督築如故役畢國人皆賀乃出詔命示  
之羸民駭曰不虞公去之速也大哭野爲輟耕巷無  
服馬扶服遮道信宿始得行刺宣未幾改冀州入拜  
戶部侍郎左庶子江淮河南轉運建議關中地狹穀  
少車駕時幸東都以寬之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轉  
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且吳人不習河漕  
所在停畱遂生隱耗當於河口置倉吳船至彼輸米  
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

者輸納水退則運水險則止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畱滯矣歲省巨萬至是行之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車錢三十萬緡或勸進上曰此公家物不可以此求寵乃奏寄所司和糴等錢官一子賜絹三百疋又以討丹奚契有功累京兆尹同平章事睿宗追贈先聖文宣之諸賢公侯伯以耀卿持節冊於廟改冕服樂用宮懸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

琰之字

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叅軍年少美容儀刺

史李崇義初輕之州中積案數百道促使斷之琰之  
命吏書數人連進紙筆斯須判畢文翰俱佳且盡予  
奪之理崇義大驚曰卿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  
是大知名號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  
頌之終倉曹卽中老於家十數年卒子濯

炎字子隆大同子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出遊  
炎獨不廢業在館十載通春秋左氏傳漢書擢明經  
第除濮州司倉叅軍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



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太子哲守京師  
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輔之明年上不豫炎從太子  
東京侍疾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劉齊賢郭正一東  
宮平章事高宗崩太子卽位未聽政宰臣奉議天后  
降令門下施行一日中宗欲以后父肅玃貞爲侍中  
乳母子爲五品官炎固爭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  
我讓國玃貞豈不得惜侍中耶炎懼與太后定册廢  
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禘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

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后報曰汝欲將天下與常玆貞何得無罪乃廢爲廬陵王立豫王且爲皇帝炎以定冊功封河南縣侯太后臨朝天授祔又降豫王爲皇嗣太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私不見呂氏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廢

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炎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改官名炎爲內史秋徐敬業兵起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阿太后意上言曰裴炎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命御史大夫蹇味道御史魚承恩



鞠之鳳閣侍郎胡元載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  
天子所知臣明知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又奏  
理之文武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不納於光宅元年  
十月斬都亭驛炎初被逮左右勸遜辭使者炎歎曰  
宰相下獄焉有更全竟不折節及籍其家無瓦石蓄  
人皆憐之時申州義陽胡元範流死瓊州程務挺伏  
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  
州刺史皆坐救炎也炎與魏玹同稱耐久朋惟忌裴

行儉之功殺降阿史那伏念溫博等五十人論者短  
之詐行儉傳睿宗踐祚詔贈益州大都督子炎先太  
子舍人從子伯先工部尚書

伯先炎從子也年十七爲大僕丞面上封事曰陛下爲  
李氏婦變易嗣子踈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  
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  
陛下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宗社可全不然天下一  
變不可復救矣太后大怒朝堂杖流之申宗立擢工

部尚書封翼城公

懷古師道從子徙居壽春儀鳳中詣闕陳言授下邳主簿累轉監察御史姚雋蠻叛詔懷古招輯之申明誅賞歸附者日千計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還蠻人立碑頌德恒州塵泉寺僧淨滿爲其徒謀害畫女人居高樓作淨滿引弓射之藏經笥上言淨滿詛呪大逆則天命懷古按誅之古得其狀釋淨滿以聞則天怒古奏曰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



希聖旨向使淨滿果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今慎守  
平典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聖曆中閻知微使突厥  
懷古監其軍默綬脇知微稱可汗將授懷古職古不  
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默  
綬禁錮之因軍囚得亡奔竄以歸上義之拜祠部員  
外郎姚嵩蠻詣闕頌懷古綬撫之狀請爲牧守遂授  
姚州都督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朱  
敬則稱古文武才詔轉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

纔及嶺飛書招誘賊即迎降曰爲吏迫舉兵耳懷古  
輕騎造其營賊喜咸歸所掠財貨納於官府當古造  
營左右曰獠彞難親未可信也曰吾仗忠信可通神  
明况人乎嶺外平遷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所至懷  
愛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行未達都復授并州長  
史并人知其還老稚爭出迎佳宣道方代懷古而罷  
出郊候之懷古恐傷宣道意命驅迎者迎愈衆爲人  
所慕如此後轉幽州都督撫懷兩蕃將舉落內屬監

軍御史韓琬疏稱馭士信臨財廉清介慎審名將也  
終左威衛大將軍卒唐書列循吏傳

行儉字守約忠憲公仁基子也以廕補弘文生貞觀中  
舉明經補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奇之授  
以兵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儉憂之與長孫  
無忌褚遂良等秘議大理袁瑜摘語昭儀母榮國夫  
人譖之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安西大  
都護西域諸國慕附之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改官



名爲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復舊爲吏部侍郎與李敬  
玆馬載同典選設長名榜銓註等法定州縣升降資  
擬以爲故事時稱裴馬亦云裴李上元二年爲洮州  
道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  
李遮匄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  
儉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生  
事西方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遣使立之  
路出二番若權以制事不勞成功矣高宗從之詔儉

册送波斯且爲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  
導者迷路將士饑渴儉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不遠  
俄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盛後來者莫識其處  
衆異之至西州諸番來迎儉召其豪長千餘人自隨  
陽曰今正炎熱秋涼方可漸行都支覘聞不爲備儉  
召四鎮酋長豪傑約以改時踴躍從者萬餘人陰勒  
部伍倍道進距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問都支安  
復使趨召之都支與遮匄計秋拒使者聞至不知所

出乃率其子弟五百人來謁遂禽之即令傳契箭召諸部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仍簡精騎襲遮匭獲遮匭使者釋之俾前諭其王僉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匭亦降悉俘至京果不勞而定上廷勞之賜宴高宗曰卿文武兼資陸禮部尚書加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間突厥阿史德溫博反單于管内二十四州俱叛應之都護趙嗣業戰死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



兵十八萬西軍程務挺東軍李名祚等部兵三十餘萬統受行儉節度軍次朔州先是嗣業餽餉數爲賊抄儉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陲刀勁弩以羸兵輓進又伏精兵居險以待賊果抄車羸兵敗走賊驅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幾盡自是餽糧無敢近者軍至單于之北際脫營已定下令移就崇岡吏白軍士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夜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

服其神或問之曰自今第如我節勿問所以也賊拒  
黑山數戰皆大敗僞可汗泥熱匍爲其下所殺以首  
來降又擒其大首領餘黨走狼山阿史那伏念又僞  
稱可汗與溫博合儉總諸軍屯代州之陘口設反間  
說伏念二溫博伏念懼密款願縛溫博以自効儉秘  
之以事密聞數日烟塵障天而南斥堠惶報儉曰必  
伏念執溫博來降也然受降如受敵勅嚴備之遣使  
往勞許伏念以不死餘黨平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



崔知悌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忌其功斬伏念溫博於  
都市行儉嘆曰渾濬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後無復  
來者稱疾不出功不錄止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  
姓可汗車薄復反起儉金牙大總管統十將軍討之  
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又贈揚州大都督大  
尉謚曰獻詔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待  
兒孫長成日停行儉善草隸尤精陰陽筭術負人倫  
鑒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并有才名吏部侍郎



李敬珙盛稱之儉曰士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浮  
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楊應至縣令餘金解令終蘇  
味道王勳時未知名行儉一見異之妻以女曰二公  
十數年後當居衡石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俱如其  
言所引偏裨程務挺張虔勗李名祚等數十餘人盡  
爲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有集二十卷選譜十

卷安置軍等二十四訣

光庭字連城行儉第七子幼而老成博學有遠志蜚孤

居大剝獻公喪以孝聞尋補弘文生神龍初擢明經  
授家令寺丞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緣坐左遷郢  
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左率府中郎將司門郎中歲餘  
轉兵部郎中十三年帝將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大  
駕東巡狄人乘間竊發議加兵備邊光庭曰封禪告  
成功也觀兵威逾命也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  
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外侮何以昭德大  
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方謀合同而阻戎心又



非懷遠笑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使徵其大臣從封  
必欣然應命矣笑厥來則番戎君長無不偕來扈從  
可以偃旗息鼓矣說曰善奏而行之轉鴻臚少卿東  
封還遷兵部侍郎官一子賜絹三百疋十七年轉中  
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仍  
知政事從巡五陵回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加弘文館  
學士撰瑤山行則維城前軌各一卷表獻之帝手製  
褒美賜絹五百疋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



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續春秋傳以御撰  
爲經光庭等依左氏體爲之傳上又手製嘉賞之令  
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誠之  
意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賜爵正平男年  
五十八卒輟朝三日贈太師謚忠憲許見張九齡碑  
文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歷官清要人初未許之  
及在職公務修整方嘆服焉在吏部立有資格時稱

聖書

稹字

光庭子也以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引申生戾園以諫玳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辭曰陛下絕詔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荷殊寵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之尋授祠部員外郎稹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遷度支郎中謚曰節

敬彛字

隋開皇中大中大夫子通曾孫也子通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之曰義門裴氏彛七歲能文

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其露頂父智周臨黃令爲下  
所訟彛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父枉臨竒之試以  
賦賦上釋父罪表彛於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泣謂  
左右曰大夫每病予輒心悸今復然急請倍道歸父  
已逝矣哀毀踰禮乾封初累遷監察御史母疾有醫  
許仁則甦不能騎彛自爲車迎之既居喪詔贈緘帛  
官爲作靈輦服除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  
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陷卒嶺南唐書列孝友



傳永樂間編入孝順事實祀鄉賢

灌字

琰之子也應大禮拜陳留王簿累遷監察御

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坐贓爲御史李商隱所劾  
命灌同鞫其獄安樂公主上官昭容阿黨湜等灌竟  
正奏其罪當時黜之三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  
爲金僊玉真公主造觀及寺時春旱役不止灌上疏  
諫曰臣按禮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  
土功恐妨農事役令不時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必

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由於此且東作方始正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甚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伏願下明制發德音兩京營造及諸和市砥等并請且停蒼生幸甚倘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

救黎元饑寒之弊哉。疏奏不報。轉兵部侍郎。以銓叙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特拔。又撰開元後格。刪定律令。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夫。灌早與張說友善。說在相位。數稱薦之。灌又善敷奏。上嘉重焉。擢吏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封正平公。年七十餘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灌家世儉約。从居清要。頗飾妓妾。時論刺之。



茂以門廕累遷京兆府叅軍來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瑱  
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敗  
逗畱不行茂密表奏聞詔以茂代瑱爲襄州刺史充  
防禦使朝廷尋仍詔瑱舊任瑱設具江津俟之茂不  
知也茂本鎮穀城率麾下二千人赴襄聲言假道入  
朝及見瑱卽云奉代且欲視事瑱曰瑱已奉命復任  
茂惶惑語其下曰茂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走還穀城  
瑱追擒之肅宗務安漢南勅曰裴茂性本頑踈行惟

狂悖頃因試用爰委軍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畧所以  
申命來瑱重撫漢南乃輕圖異端妄興兵甲處令追  
召仍敢逗留是有無君之心不惟罔上之罪軍國所  
資擅爲費用據其抵犯合實嚴誅朕自登極以來屢  
施恩宥除名長流費州至藍田驛賜自盡

匪舒明禮子也官少府監爲上造鏡殿劉仁軌驚曰天  
無二日適視鏡殿四壁數天子不祥上遽令易去之  
匪舒又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劉仁軌

諫曰勿令後世笑唐家賣糞天子上俱止之匪舒躬  
建言諸苑菓蔬鬻價儲利蘇公曰公儀休一諸侯相  
且拔園葵撤婦織未聞天子自賣菓蔬與百姓爭利  
乃止之

寬字

濯從弟袁州刺史無晦子也性通敏工騎射

尤長彈棊投壺景雲中爲潤州叅軍事刺史常詵爲  
女擇壻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訪諸吏曰  
裴叅軍居也問狀曰寬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以鹿餉



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誅嘆異焉引爲按察判  
官許以女歸語其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  
族使觀之寬瘠而長衣碧家人大笑呼爲碧鶴雀誅  
曰愛其女必覓賢公侯以貌求人乎妻之後舉拔萃  
補河南丞轉長安尉宇文融爲御史括天下田戶奏  
寬爲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稅覆田判官轉太常博  
士禮部議忌日享廟用樂寬曰廟尊忌卑作樂廟卑  
忌尊備而不用中書令張說是之奏如議遷刑部員

外郎萬騎將軍馬崇正書記殺人開府霍國公王毛  
仲用事將鬻其獄寬執正之兵部尚書蕭嵩節度河  
南奏爲判官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裴耀  
卿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知江淮轉運議於  
河陰置倉奏寬爲戶部侍郎副之遷吏部侍郎改蒲  
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大雨遷河南尹不屈附權  
貴錄金吾大將軍遷大原尹玆宗賦詩餞之曰德比  
岱雲布心如晉水清賜紫金魚袋天寶初遷陳畱太

裴氏十片  
守兼採訪使轉范陽節度使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與中人通數冒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獻生口數千寬悉歸之邊人感悅三年以安祿山節度范陽召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德政帝賞眷有加李林甫忌之又惡其與李適之善又懼入相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領之先是寬以親名囑敦復求請軍功會敦復軍將程藏曜卽將



曾鑿柳州富人藏曜嶺南首領之子皆以他事與人  
詣臺告訴寬受狀捕鞠之敦復時扈從幸溫泉宮太  
常博士王悅敦復判官也請湯所以告敦復氣憤發  
前囑事又令子壻以五百金賄貴妃姊楊三娘爲言  
之遂貶寬爲睢陽太守及肅堅構禍又以親累貶爲  
安陸別駕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行路過安陸  
擬怖死之寬哀乞希奭不宿而過寬懼表請爲僧不  
許遷東海太守襄州採訪使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

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疇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寬以清簡爲政所蒞人皆愛之望爲公輔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臺省典彙者五人子姪俱有名稱治第東京八院相對擊鼓而食當時榮之但崇釋教焚香禮懺並叩頭希奭一節不無遺議云弟珣河南太守祿山反將投關廷以執父喪又恐累母請河東節度訴誠而退後陷史思明授僞職密使弟朗奉表至京上之朗代宗時左司郎中兼侍



御史河東道租庸判官寬子諲侄

諲字士明寬子也號王巨表擢明經授河南叅軍遷京兆倉曹叅軍署襄鄧營田判官母喪居喪都史思明亂迺山谷間思明故寬將也德寬恩且聞諲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諲陰緩之全活數百人密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徒步携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



嘉之曰疾風知勁草將拜御史中丞爲元載沮除河  
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譖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  
酷利歲出內幾何譖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問  
何思曰臣自河東來三百里農人怨嘆穀菽未種意  
謂陛下念元元先問疾苦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  
仁義而已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卿言朕不及此拜左  
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  
三州陞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卽位尚刑名百吏震懼

時大行將薨陵事禁屠宰郭子儀家人宰羊詣列奏  
帝嘉其不畏彊禦或曰尚父社稷臣不爲地乎譖笑  
曰尚父貴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衆今發其細過明  
不恃耳上盡事君之道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汾陽聞  
之悅服朝堂及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  
詣䟽曰諫鼓謗木達幽枉延直言也今詭猾之徒織  
微輒聳天聽安用吏治乎上然之悉歸有司又以法  
吏舞文挾宿怨爲輕重進獄官箴諷之坐所善誅貶



裴氏世居  
閩州司馬俄召爲太子右庶子兵部侍郎轉河南尹  
東都副畱守諳每視事未嘗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爲  
政不鞫人以贓凡五世爲河南人德之年七十五卒  
贈禮部尚書

胄字胤叔寬從子也明經及第授太僕寺主簿二京陷  
避居他州賊平補秘書省正字累轉秘書郎節度陳  
少遊奏試大理司直少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  
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少遊爲宣徽觀察復辟幕



府抱玉怒奏桐廬尉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幕  
府盛選才彥判官許鳴謙學人也栖筠嘗異席事多  
咨之崔造輩皆所薦引一見胄深重之薦之栖筠奏  
授大理評事觀察支度使代宗惡宰相元載徵栖筠  
入朝爲御史大夫方擬大用筠引胄爲殿中侍御史  
元載深忌之會栖筠卒胄獨護喪歸洛人危之胄屹  
然不爲惴沮淮南節度陳少遊奏檢校主客員外兼  
侍御史觀察判官尋轉行軍司馬刺史宣州會楊炎

爲相爲元載復雙鳥撫拾細故命酷吏按之貶胄河州  
司馬尋徵爲少府少監國子司業遷胡南觀察都團  
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觀察李兼罷南昌軍千餘  
省其資餉爲月進胄悉還之京南節度樊澤移鎮襄  
陽上特命胄代之仍兼御史大夫一時節度觀察競  
製竒錦異綾貢奉又中貴宣命竭帑市歡胄俱節之  
宴勞禮止三爵不爲厚歛民力以甦時武臣多粗暴  
待賓客不以禮稍失意卽以罪中傷胄劾斥之貞元

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遵慶字少良幼而強學忠厚謹敏內明外晦不干當世  
以廕補興寧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  
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平之救全數十族擢吏  
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詳視簿  
牒敏而不苛稱銓事第一肅宗時拜吏部侍郎蕭華  
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  
時僕固懷恩反命遵慶宣慰聽命將入朝爲其將范



志誠沮止時帝在陝慶脫身赴行在遷太子少傅罷  
爲集賢院待制尋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僕射知選事  
朝廷優其老聽就第註官時榮之每薦賢有來謝者  
耻不受諫而見從益畏即削其疏稿雖親近莫知嘗  
有族子病狂告慶謀反帝知其謬置弗問大曆十年  
年九十薨著王政記述古今治體集

向字僊仁遵慶子也少有學向以廕得調建中初同州  
刺史李行奏署判官時李懷光叛使其將趙貴先築

壘同州行奔奉天以向領州事貴光脅吏督役不及期者斬民駭散向詣貴光開論之乃降州得不陷向力也歷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預選於朝候變次授向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內外親屬百餘口俸祿必均世稱孝睦年八十卒贈太子少保子寅累官御史大夫寅子樞

行立橋卿孫伯言子也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

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尉衛少卿口陳願治民  
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著有治績由蘄州  
刺史遷安南經畧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  
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孥蠻  
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皆洞谿豪也隸於軍他經畧  
使多假借暴恣干法行立陰把其罪陽貸之許自效  
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  
曰軍法踰月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又踰期行



立笞殺之以屍還范氏更擇其良子弟以代威肅風  
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討平之代桂仲武爲  
安南都護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

千鈞字

天寶末安祿山亂開府趙公縮甲鼓鐘以

候千鈞仗戈從之志宣臣節相國李公命本道行軍  
司馬殿中侍御史劉公頓兵社稷假以飛鳧之職責  
以屏履之費鈞不撓法度刑人無咨不匱軍給時議  
能之後除萬泉令仍賜紫金魚袋鈞雅好賓客尤喜

忠良聞人有奉親其旨分贍之有德政碑

延齡和州刺史旭子也乾元末爲汜水尉東都陷寓居  
鄂州綴裴駟所注史記自號小裴華州刺史董晉辟  
爲防禦判官黜陟使薦其能調太常博士盧杞爲相  
擢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  
爲相令知度支東都院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  
延齡不待詔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薄之出爲昭應  
少尹改著作郎竇叅爲相用爲太府卿轉司農少卿

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權領度支乃鈎距老吏謀  
求利孔以惑上聽奏云天下每年錢物不減六七千  
萬貫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  
別庫負欠耗贖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財物上皆  
從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  
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議苦民妨農惟  
令府縣量市二三萬圍分貯近處要時支用京西有  
汙池時生葦蘆延齡奏云廐馬冬月在槽秣飼夏中



宜牧放臣訪咸陽縣西界有陂池數百頃且去京十數里請爲內廐牧地宰相曰恐無此地上遣視之爲池無幾延齡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和市物價勅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又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務繁官尚有闕自兵興以來戶口減半一官可兼數司自今內外百司官缺莫補收其俸祿以實帑藏上從之他日上謂延齡曰浴堂殿一楸年久似蠹欲換未能延齡曰

陛下自有本分錢用之不竭上曰何錢對曰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庖厨乾豆供宗廟也卽陛下至敬至豐不能一分也鴻臚禮賓諸番客等用羨餘尚多陛下御膳官厨皆極簡畧卽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凡此皆陛下本分錢也又因造神龍寺須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於同州檢得一谷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徧索未得於嵐勝市今何近處便有延齡

曰臣聞異物在處常有遇聖君始出此木生關輔又  
於左藏庫糞土中得金三十萬匹段雜物百萬是文  
帳脫遺者延齡俱爲羨餘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  
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僱爲  
稱而不償其傭都城列肆爲之晝罷輿役之所百工  
比之囹圄囂沸於輦轂遠近懼之陸贄秉政疏論之  
時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李銍以事相關皆  
證延齡矯誣德宗不悅俱罷職左遷任延齡益厚延



齡奏曰贊等失權心懷怨望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支多闕諸軍糧草以激羣情數日上幸苑中神策軍人訴欠芻草上思延齡言即迴駕下詔斥贊等中外惴恐諫議大夫陽城伏閣切諫事遂止延齡憾未已捕李充腹心吏張忠痛捶令供充隱沒官錢五十餘萬米麥稱是其錢物結托權勢充妻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贊妻忠不勝痛楚遂依延齡教辭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寃詔御史臺推問

乃得白延齡罔上毒下人莫敢言班行爲之側目卧  
病載度支官物於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中  
外相賀德宗悼惜不已贈太子少保

冕字章甫紀子也玆宗朝以廕補渭南尉王鏐爲京畿  
採訪使表署判官既而譖毀之鏐弟錡坐大逆詞及  
鏐冕時位下抗言其誣鏐死李林甫用事寮屬引去  
賓客無敢窺其門獨冕爲歛葬論者義之河西節度  
使哥西翰辟行軍司馬十五年玆宗幸蜀太子入平

涼建寧王惔曰裴冕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  
上策也於是軍聲稍振詔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  
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與杜鴻漸崔漪等上箋  
請尊馬嵬之命即皇帝位曰主上厭勤且南守蜀江  
山險阻奏請路絕宗廟神器要須有歸天意人事屬  
在殿下有若遠巡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  
乘輿還京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不許冕曰  
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從殿下遠涉沙塞企



尺寸功也一日離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箋五上太子卽位靈武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賣官度僧道收貲濟軍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爲尚書右僕射兩京平遣使啓告宗廟社稷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充山陵使肅宗疾張后謀廢立程元振以兵翼太子入飛龍廐收越王係及同謀中官冕升殿上太子誠卽

位羣臣再拜呼萬歲中書舍人劉烜李輔國私人也  
冕表言抵法坐貶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  
言於上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功爲程元  
振忌貶海內寃之俾復輔相必能致治時元載秉政  
冕早所甄引載德之且利其老遂拜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扶之代爲贊謝俄兼  
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畱守卒贈太尉配享肅宗廟  
上元間兵部尚書李輔國求爲相諷冕薦已冕曰背

可斷宰相不可得程元振僭用威柄停車致詰嘗出使殊域單于稽顙出膝佐命二后歷事三朝元載爲誌曰元老常自製巾甚工人爭效之號僕射巾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服輿食飲極其珍豐櫪馬值數百金者數十世以豪侈譏之

肅字申明宣子也徙居濟源貞元中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粟鍠誘山越爲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斬鍠獨柳



樹因紀其事曰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爲常州鬻薪  
貸炭案牘百價之上皆規利焉歲餘進奉刺史進奉  
自肅子三儔休倅皆舉進士第

潏字

向從弟也篤學善隸書元和初以蔭擢左補

闕遷起居舍人初憲宗寵任內官專兵柄充館驛使  
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使內官潏  
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  
外道有觀察使刺史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

專察過關若令官闡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內臣外事  
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  
等語疏寢不用帝意嘉之遷起居舍人憲宗末年服  
餌詔求竒士宰相皇甫鏞金吾李道古薦山人柳泌  
道士田佐元待詔翰林上服泌藥日增躁渴流聞於  
外潏疏諫之忤旨貶江陵令穆宗卽位柳泌等誅徵  
潏爲兵部員外卽遷刑部卽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  
衡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

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  
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潏議曰刑者公栢也在官者得  
施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  
官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元衡身  
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豈合拘於常典  
栢成公取貸於讐利母之死法則必誅元衡杖流公  
成論死時論稱之轉考工吏部郎中寶曆初拜給事  
中大和四年出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



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  
充集賢殿學士轉刑部侍郎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  
刑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出爲河南尹入爲  
兵部侍郎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敬濟以道義自處尤  
嫉朋黨故不爲權幸所喜續梁昭明文選三十卷曰  
曰太和通選當時文士非素遊者文多不選時論薄  
之

力字君齊倩子也以明經爲諸稽尉從事府辟涇涇以

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爲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  
蒸叛建封捍禦均叅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  
男遷膳部郎轉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  
使劉闢亂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三千精  
銳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勅均與崔  
太素俱善中人竇文場素嘗晨省入卧內自謂待已  
至厚徐觀榻後頗伸者乃均也德宗擬相均諫官李  
約䟽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乃止元和二年入爲尚



書右僕射判度支俄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年六十二卒贈  
司空均荒縱無度以財交權貴將相二十年物議訾  
之

瑾字封叔大理卿儻子也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  
館事修整左春坊立署局轉叅京兆軍事按覆檢巡  
大尹藉以取直遷太常主簿搜剔疑互探扶遜隱宿  
工老婦不得伏匿皆會堂下者股肱役喉喙以集樂



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竒其才奏超爲丞司空杜公  
聯奏崇陵豐陵禮義再以爲佐離紛尤導滯塞關百  
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  
卹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掣綬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  
所徵乃撰二陵集禮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  
員外郎會校成會期歲畢具刺史金州決高施隙去  
人水禍渚菱原茅闢成梁稻陟萬年令叢劇辯肅談  
晏終日人視若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

煩褻事曰不三十萬吾能爲禍公怒罵之曰恣所爲  
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左右掾會  
赦量移吉安長史元和十二年病瘖泄卒始公以諾  
唯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  
進交大吏不視齒頰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  
奕知音律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謠舞擊罟皆中節度  
未嘗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考禮收撫策牘未  
嘗釋手人以是重之葬本邑上呂村

埒字弘中弱冠舉進士貞元中制舉賢良極諫對策第一  
一藩府交辟不就授美原縣尉拜監察御史轉殿中  
侍御史禮部考工二員即時考詞判惟務才實不受  
請托元和初召入翰林學士知制誥轉考功郎中中  
書舍人李吉甫入相謂埒曰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  
我言之埒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盡時稱吉甫得人三  
年詔舉賢良皇甫湜對策激切牛僧儒李宗閔亦苦  
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取三子皆上策埒覆視



無異及爲宦幸泣訴請罪於上憲宗出楊韋官罷埶  
翰林學士爲戶部侍郎然上知埶眞信任彌厚其年  
秋李吉甫出鎮淮西以埶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明年加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請定集院史館官  
品皆從之上德宗實錄五十卷上善之賜錦三百疋  
及銀噐等代相三十年別淑慝杜蹊徑整法度課吏  
治百廢具舉尤獎言官使盡言職埶素峻整雖宿貴  
不敢干以私有故人求京兆曰公才不稱此官謝之

承瓘初自東宮有幸欲乘間關說帝以瓘在側誠勿  
言帝素憚瓘每稱其官不名楊於陵爲嶺南節度與  
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帝令追與慢官瓘  
曰以一中人罪藩臣不可請授於陵吏部侍郎嚴授  
在太原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瓘奏以  
李鄴代之王士真死其子承宗效河北故事請代父  
爲帥帝謂其地可取吐突承瓘伺旨請自討盧從史  
陰包逆節內與承宗約結而外請興師以圖厚利瓘

二陳其不可且言武俊有大功前授李師道而後奪承宗是賞罰不一無以沮勸天下帝不決後承璀竟行師臨賊境從史貳之承璀數督戰不聽師久無功後從史遣其將王翊元入奏埴延與語微動其心且諭以爲臣之節翊元吐實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埴遣再往復還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埴密啓從史暴戾無君視承璀如嬰孩往來神策壁壘間自是不嚴是天敗時也若不乘機致之後雖興師未可歲月破



也上初愕然熟思許之遂禽從史於上黨其年秋班  
師垧奏承璫首唱用兵今遷無功陛下總念舊勞不  
加顯戮亦請貶黜以謝天下遂罷兵柄天下百姓輸  
賦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畱州其畱州送使  
所在長史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  
民垧請一切令依省估所在觀察使以所蒞羈賦自  
給不足然後許徵支麗江淮稍息上籍李錡家輸京  
垧與李絳言錡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籍輸京恐遠

近失望請賜浙西百姓代租賦上嘉從之洎在翰林  
與李絳崔羣同掌密命及相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  
李彛簡爲御史中丞後踵爲相其餘量才副職皆叶  
人望朝無倖人時稱元和之治洎病風痺帝遣問膳  
藥進退皆令䟽陳益痼罷爲兵部尚書改太子賓客  
加銀青封晉國公卒爲廢朝賻禮有加贈太子少傅  
度字中立洵子貞元五年進士授河陰尉拜監察御史  
䟽論權倖出爲河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以司封員

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宣諭魏人還拜中書舍人改御  
史中丞下邳令裴寰爲五坊鷹犬小使所奏下獄宰  
相不能救公入奏事上以事語之對曰令長爲陛下  
愛惜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意解釋之轉刑部侍郎  
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還帝問諸將才曰臣觀李  
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未幾破賊時曲帝嘆公知  
人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師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  
衡及公盜三以劍擊之斷鞞刺背裂中单傷首以冒



毡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反刃斷義  
手公墮溝中賊謂已死捨去議者罷公安二鎮反側  
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賊計行矣朕倚度一人足  
破三賊傷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朝士  
接遇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閣門謝客公以時多故宜  
延見天下髦英諮籌策請還第見士大夫詔可討蔡  
數失利羣臣爭請罷兵赦罪爲便公奏淮蔡病在心  
腹不去終患兩河視爲順逆上深然宰相李逢吉王

涯等以勞師敝賦仍議罷兵公請身自督戰上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公伏俯流涕曰臣誓不與賊俱存且昨見元濟乞降表勢實窮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臣自赴行營諸將各欲立功破賊必矣上然之拜淮西宣諭昭討處置使以韓弘領都統請還昭討以避之又請刑部侍郎馬驄爲宣諭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爲判官書記

上俱從之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賊未授首臣無還  
期上壯之亦爲流涕賜通天犀帶次偃城勞軍時諸  
道皆有中使監軍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偶  
劔卽肆陵挫公僉奏去之衆皆嘉悅軍法嚴肅號令  
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李愬用  
李佑計遣掌書記鄭澥密啓公曰蔡精兵皆在洄曲  
四境拒守州唯羸卒乘虛搗之比賊將聞救元濟已  
成禽矣公曰兵非竒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遂夜至



張柴雪甚行七十里抵城下驚鵝鴨池以混軍聲蔡人不爲備四鼓鑿城登之至元濟外宅忽告官兵至元濟尚寢未之信既而登牙城拒戰遂破懸瓠擒之董重質元濟健將也擁兵洄曲愬訪其家厚撫之遣其子諭重質單騎降檻車送元濟京師愬屯鞠場待公公至愬具橐鍵以迎拜路左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尊公受之先是吳氏父子禁人偶語燃燈有以酒食過從者罪死

盡除之不戮一人蔡人始有生民之樂又以蔡卒爲  
牙兵或云宜備之笑曰蔡人則吾人也布衣栢者上  
策元濟旣禽王承宗破胆矣願奉丞相書在說之不  
煩兵而服韓愈白公卽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  
並獻德隸二州租稅上許之申光皆定還朝加金紫  
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  
千戶復知政事詔六軍使修麟德殿軍使張奉國以  
公費不足私財助用公奏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

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產營繕上怒奉國泄漏罷職程  
昇皇甫鏞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助工又以平  
蔡時供饋不乏並拜平章判使如故制下中外駭愕  
市販皆嗤之公與崔群極言不報公請去已相不省  
疏三上不報五坊使楊朝汶以私債詐故節度盧坦  
子錢御史大夫蕭俛及諫官交章論之公與崔羣延  
英極言憲宗曰且與卿議東軍此小事朕自處置公  
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止



憂山東五坊橫暴恐亂輦轂上不悅久乃悟召朝汶  
數之曰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李師道逆命  
詔四節度與田弘正會討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  
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相議皆曰閩外事宜遂其  
請公獨不可帝從公議詔弘正楊流渡河距鄆築壘  
賊勢憾師道頃誅上遣中使師僧衆於鳳翔法門寺  
塔迎佛指骨至京畱禁中二月歷途諸寺王公士民  
瞻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大怒將

加極刑公與崔羣力救乃貶潮州王稷二僕告稷與  
父遺表隱進奉物上欲留二僕仗內遣使檢其家公  
曰王鏐身歿進奉已多今因奴檢責恐天下將帥聞  
之皆以家爲計上卽付二奴京兆府決殺之尋爲異  
罇搆出節度河東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奏復亂河  
朔加鎮州行營昭討使屢以捷聞帝深嘉之欸中使  
撫慰無虛月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元稹  
交結宦官入爲宰相與樞密魏弘簡居中用事公上

疏論之曰河朔逆賊止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  
河朔患小禁闡患大若朝中姦臣盡去諸逆賊不討  
自平姦臣尚在盜賊總平無益表三上罷禎內職以  
弘簡爲弓箭庫使未幾復用罷公兵柄充東都畱守  
諫官言度將相才未可罷伏闕詣延英門者日二三  
不省中人使幽還言軍中云度在朝兩河諸侯無不  
懷居東人人失望乃詔公由太原朝京師途中移書  
朱克融王廷奏卽解深州之圍公進京奏河北事慊



慨激切在位無不聳動武夫貴介亦有流涕者翼曰  
以公守司徒節度淮南徐州節度副使王智興逐節  
度使崔群自稱留後朝廷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  
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以王播代節度淮南李逢吉李仲  
言張又新等內結中官外煽朝士號八關十六子朋  
黨沮公俄出爲山南節度不帶平章事及王廷奏屠  
牛元翼家昭愍嘆宰相非人致逆賊如此翰林學士  
韋處厚上言曰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于木處魏

諸侯不敢加兵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而靖千里之難裴度元勳舊德委以叅決必致幽鎮自臣等語上愕悟見度奏事無平章字問之處厚曰逢吉擠去帝曰何至是制下復之每中使過興元必傳諭旨且約徵還寶曆二年度入覲上禮遇隆厚宣制復知政事帝惡朋黨公對曰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惟聖王辯其邪正耳時逢吉黨人張權輿疏曰度名應圖讖宅據崗原不召自來其心可知又



謠云徘徊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帝明其誣  
獎任不衰上欲幸洛諫皆不聽會公自興元來曰國  
家營建兩宮本備行幸自艱難以來東都宮闕及六  
軍營壘百官廨署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修  
葺一年半載方可議行帝悅曰羣臣意不及此朱克  
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克融執畱賜  
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踈薄又請歲加一季約三  
十萬端帝憂其不遜欲遣重臣宣諭僉索春衣使公



曰克融兗族又行凌悖必將滅亡今不必宣諭索使  
但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  
有處分賜卿春衣製造不謹已令料處東都宮闕事  
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所言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  
來朝廷有事賜與皆緣徵發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  
不惜二三千萬段疋但事不得獨私范陽卿宜知悉  
上從之不旬日幽州殺克融並二子以報如公言敬  
宗倦御延英公䟽勸之盜起禁中上崩公定策誅劉

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  
殿大學士大清真宮使餘如故進階特進滄景節度李  
全畧死子同捷弄兵求襲公請行誅之又陳兵食非  
宰相事請歸有司詔從之出鎮山南白罷元和所置  
臨漢監牧千馬納之校人以善田四萬頃還襄人八  
年以本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畱守九年進中  
書令時誅四宰相李訓王涯賈鍊舒元興親屬門人  
從坐者數百人公䟽理多所全活時中官用事王綱

板蕩以年及懸輿特治第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  
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又於午橋  
勸別墅涼臺燠館曰綠野堂有碎錦坊松雲嶺之勝  
視事暇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酬宴終日名士多從  
之每人士還京帝必問見公否開成二年詔以本官  
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遣使宣旨曰卿雖  
多病年未甚老爲朕卧鎮北門可也公至奏官內蔚  
州飛狐縣鑄錢害民請廢院令本道自鑄充每年中



價役之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許之四年詔還京拜  
中書令寢疾未任遣國醫就第診視上已宴賜曲江  
命羣臣賦詩公以疾未赴遣中使賜詩曰注相待元  
老識君恨不早我家在石哀憂來學丘禱仍札曰朕  
詩集中欲得卿唱和故令示此勉加調攝藥物所須  
勿憚請煩也俸料自今日支給詔及門公已薨年七  
十六歲上震悼之輟朝四日贈賻加等詔京兆尹鄭  
復護喪事所須官給上怪無遺表中使問之以儲貳

未定爲憂家人具草以進又臨終口奏還上所賜犀  
帶曰內府之珍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合畱在人間  
其不亂如此贈大傅以晉國公加中書令諡文忠配  
享憲宗廟子五人識議論讓議

竅爲下邳令宣徽院五方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  
所至官吏必厚邀供小不如意即恣凌索百姓畏之  
如寇貞元末此輩尤橫至張網民家門及井不令出  
入汲水曰驚供奉鳥雀又群聚酒家肆飲將去畱地

一篋誠之曰。此地以致供奉烏雀。可善飼之。勿使饑渴。主人賄而謝之。乃携以去。元和間猶如之。至下邳。寰性方嚴。嫉克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媢言。遂以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切諫不聽。御史中丞裴度入延英。奏事。極言寰無罪。帝愈怒曰。如卿言。寰果無罪。即決小使。如小使無罪。決寰。度曰。按罪誠如聖旨。但裴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遽霽。令



釋寰

武唐憲宗朝散騎常侍。元和四年。上遣宣慰王承宗。承宗獻德隸二州。武復命。以薛昌朝領二州事。承宗信田季安之言。執昌朝囚之。又譖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日。旦乃見上。上以武爲欺。欲貶之。學士李絳曰。裴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今日遽爲奸回。蓋承宗懼朝廷誅討。故獻二州。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其初心。非武罪也。若抵武罪。後奉使

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莫肯盡誠。况  
培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命未復。先宿宰相  
乎。此殆讒人申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事遂不問。

休字公美。肅次子也。志操堅正。童時兄弟同學於濟源  
別墅。晝講經籍。夜課詩賦。休獨經年不出墅門。虞人  
有以鹿贄者。僑休魚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  
不充。今日食肉。異日何繼。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試。登  
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間。諸藩辟召。入爲監

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大中初累遷戶部侍郎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轉禮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  
故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太和已來重臣  
領使者歲漕江淮米四五十萬至渭倉者十不三四  
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大紊劉宴之法休分命僚佐按  
之所過地里督以縣令能者獎之自江達渭口四十  
萬之傭歲計緡二十八萬貫悉歸漕吏巡院無得侵  
牟舉新法十條又立茶稅法十二條奏行之三歲漕



米至涓倉一百二十萬斛。舟無溺者。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在相位五年。太和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節度使。遷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昭義節度。潞磁邢洺等處觀察使。十三年。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

使休請。蜚建太子。咸通初。入爲戶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休性寬惠。爲官不尚激察。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好釋典。中年不食葷。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閒遊山禮佛。與尚書紇於。皆以法號相字。時譏之。子茲。

坦。字知進。觀察使乂子也。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太常少卿。定四廟。皇后尊諡。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

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一角而坐。坦見休重媿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貽。以爲唐興無此辱。爲坦羞之。亦爲休隘之。再進禮部侍郎。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日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飾金玉。命撤去之。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概。從子贊。



識字通理。度長子也。性通敏。書經目不忘。以廕補京兆  
叅軍。累官大理少卿。司農卿。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  
州團縛使。襲晉國公。半封。賜紫金魚袋。大中初。改潭  
州刺史。御史中丞。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大理卿。  
出爲涇原節度使。時番人尚恐。執上三州士列屯分  
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往鎮之。上親臨。遣識至境。治保  
障。飾戎器。開屯田。勅將士戍邊。積歲不得還。識立成  
限。更番往來。邊人悅之。加檢校戶部尚書。歷鳳翔忠

武天平邠寧靈武等軍節度使靈武地斥鹵無井識  
誓神鑿之得泉迄今賴之歷六節度皆有可述進檢  
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諡曰昭祀平涼名宦

諡字

度子也以文學著廕補累官考功員外郎宣

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勲望待諡有加爲翰林學士  
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稱謝帝  
曰可歸與妻子慶取御奩菓賜之諡舉衣跪受帝顧  
宮人取巾裹以襲一時榮焉終太子少師封河東魏

公黃巢盜國。迫以官不受。遂遇害。

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賦詩曰。銀  
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問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  
夜來新惹桂枝香。官涼王傳。分司衛尉卿。

志清。

昭義牙將也。逐其帥薛寧。寧奔洛州。上章

待罪。志清率衆歸田。承嗣承嗣遣清攻圍冀州。爲李  
寶臣所敗。

彛直樞族兄。武宗朝諫議大夫。時大行以十四日殯。成



服直言期日大遠不聽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直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蚩議大政以慰天下乃未及數日屢誅先帝近臣恐驚視聽不聽貶驩州司馬前以武宗即位漏名出爲杭州刺史

渥彛直從子蘄州刺史會三僊芝來攻約歛兵就撫渥許爲奏以官延僊芝及黃巢入城置酒厚賜贈詔以僊芝爲左神策將軍押牙黃巢毆僊芝不受詔大掠

而去。渥死之弟徹僖宗朝平章事。中和元年正月自賊中奔詣行在。後拜平章事。

贄字敬臣。進士第。累擢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上疑其外風檢而暱帷簿。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獲臧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帝每聞咸通事，必肅然歛衽。幸鳳翔，以贄爲大明宮留守。進尚書左僕射，以司



空致仕。朱全忠貶青州司戶叅軍，殺之。

樞字紀聖，寅子也。咸通中進士第。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拔置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遷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與朱全忠結納，全忠聽命。貢獻不絕，樞爲之也。昭宗悅，遷兵部侍郎，轉戶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  
善樞。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帝還。拜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  
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  
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  
燦用事。全忠牙將張廷範。優人也。求太常卿。樞持不  
下。全忠怒。謂質佐曰。吾嘗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燦聞  
卽罷樞政事。俄貶登州刺史。又貶隴州司戶叅軍。會

星變。燦曰。此曹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全忠佐吏  
李振曰。此曹皆朝廷難制者。王圖大事。不若盡去之。  
樞等至滑州。全忠遣人盡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李  
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河。永爲濁流。忠笑而許  
之。樞卒年六十五。

羽。字用化。贄子也。贄相唐僖宗。羽以一品子。爲壽安尉。  
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  
郎中。與右散騎陸崇同使閩。爲海風飄至錢塘。時吳

越王錢鏐絕唐朝貢。羽被留經歲。崇以疾歿。鏐遣羽還。羽求載崇柩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中國。羽護崇喪至京。僉其橐裝還其家。時議多之。周太祖拜左散騎常侍。賜金紫。遷太常少卿。贈戶部尚書。迪。埶孫也。爲人明敏。精簿書。善治財賦。唐司空裴瓌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爲汴鄆等州供軍院使。又奏爲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



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畱迪調兵賦。勝院門。以兵  
事自處。以財用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會王師  
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調虛實。迪召問  
東事。公立色動。屏人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  
友寧以兵巡兗鄆。師範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  
皆賜迎鑾。協贊功臣曰。協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  
不足當也。迪入后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  
僕射。告老。以司空致仕。卒。

皞字

皞字。唐昭宗光化中進士。授校書郎。拾遺補闕事。仕梁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後唐禮部侍郎。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拜兵部尚書。晉高祖起工部尚書。拜右僕射。以老辭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馬胤孫。桑惟翰。皆皞禮部所取士也。既而胤孫知貢舉。引所取士謁皞。皞喜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繼翰既相。皞不爲迎送。曰吾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

當時傳爲美談。家傳云。皞以文學著。容止端正。剛直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翰。雖亂離。手不釋卷。官至右僕射。致仕。

約。

潞州牙將也。莊宗時。以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州人泣諭之曰。吾事故節度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蚤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遠背君親。吾寧死。此不從之。歸梁。衆爲感泣。梁遣董



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莊宗時。方與梁戰河上。已建大號。聞繼韜叛。有憂色。及聞約守。喜曰。吾于韜何薄。于約何厚。約獨分順逆耶。顧謂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變。爲我取約來。及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澤已破矣。約戰歿之。澤州立廟祀之。

航復于也。五代時。以儒士爲連鄉太守。上書清高正直四字旌之。航繫舟襄漢。同泊舟樊。夫人國色。航賂其

婢烏烟。達詩云。同舟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  
儻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荅云。一飲瓊漿  
百感生。玳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  
區上玉京。後于藍橋驛茅舍。一老嫗緝蔴。航揖之求  
漿。嫗呼雲英。擎一甌飲之。乃玉液也。嫗曰。欲娶此女。  
但得玉杵臼。月餘得之。遂以雲英妻之。夫婦入玉峰  
中。餌絳雪瓊英之丹。仙去。

諶字

隋大業中入白鹿山。謂黃白可成。不老可致。



採鍊十數年。未嘗出山。與王敬伯爲方外友。敬伯謂  
謙曰。仙海無涯。辛勤雲山之外。不免于老。敬伯所樂。  
乘肥衣輕。聽歌玩色。游京洛。建功立事。榮耀人寰。子  
盍歸乎。謙曰。吾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遂歸。唐貞觀  
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叅軍。大將軍趙朮以女  
妻之。遷大理評事。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高郵。天微雨。  
舟不動。忽一漁舟過。一老人衣篋戴笠。鼓棹而去。敬  
伯驚視之。乃謙也。維舟延坐。握手曰。兄久深山。拋擲



名宦至此極也。風不可擊，影不可捕。古人尚眷夜游，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吾自出山數年，今廷評矣。昨推獄平允，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上擇詳明吏覆之。敬伯與焉，故爲是行。兄勞苦如昔，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謔笑曰：魚鳥各適，何矜炫爲？吾市藥廣陵，亦有息肩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卽吾宅也。子公車少隙，當尋我於此。敬伯至廣陵，事間出尋之。果有車門，初尚荒涼，移步愈佳。樓閣重複，花水鮮秀，香

風飄來似非人境。視身若鼠腐。視從者若蟻虻。既而  
聞劔佩聲。一青衣出曰。裴郎來。謔衣冠偉然。揖敬伯  
入坐堂中。棟梁飾以異寶。屏幃皆畫雲鶴。有頃四青  
衣捧碧玉臺盤至。器物醪饌非人間所見者。日暮促  
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色。謔  
又顧小黃頭曰。王評事吾山中友。別近十年。俗心已  
就。須俗樂娛之。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女。如  
近無姝麗于五千里內。擇之。黃頭唯唯去。諸妓調碧

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復命引一姬自西階登拜。諶曰：「參評事敬伯荅拜視之，乃其妻趙氏。趙亦熟目敬伯，駭不敢言，命坐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乃趙素所善者，命與坐妓合曲送酒。敬伯坐間取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衣帶間，將曙，諶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趙曰：『此九天畫堂，常人難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交，憐其沉迷生死海中，故命到此醒之。今日之會，得遊雲山，亦夫人宿命。』」趙拜而去。謂敬伯曰：「使



君畱此一宿得無驚郡伯乎。宜且就館。間時再來訪我。敬伯去五日將還。復詣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地也。悵惘而行。及京奏事畢。抵第。趙怒曰。女子誠陋。柰何致萬里以娛人乎。朱李尚在也。敬伯始悟。裴道成以此相炫耳。

濟耀卿八世孫。宋淳化初。爲鎮州行營鈐轄。李繼隆擊賊唐河。短兵破賊。太宗優褒之。歷知鎮定二州。凡五十年。威績甚著。真宗咸平間。李繼遷叛。以濟領順州。

團練使知盧州謀輯八鎮興屯田民甚賴之時遠軍  
陷夏人大集絕饗道孤軍絕援濟刺血染奏求救城  
陷死之上聞悼嗟贈尚書令吳國公葬稷山

可觀字賓實父孝廉章美與安邑曹真予先生善以理  
學稱可觀方成童卽授以學問正傳讀書令體會義  
理不爲學究家尋章摘句觀卽心解之慨然以道統  
自任躬行實踐事親也順交友也信與人也恭舉動  
端莊吐詞不俗爲文沉雄傑宕年未冠遊邑庠試輒

高等一時知名士咸讓之天啓癸亥春聞絳州辛復元。闡明斯道。往從之。明年從復元。弘運書院講學。曹先生以神童器之。歸而與業師叔父鶴章纂道學淵源錄二十卷。未成以疾卒。年二十五歲。可觀嘗曰。世事累人。草甚富貴。故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言雖偏激。其志固足尚也。



女傳

武穆皇后惠昭。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  
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姊妹。庾勤女。工。事高  
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武帝亦  
薄之。后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  
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  
妃。二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石誌。王儉引禮  
止之。武帝卽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

后母檀氏。廣昌元君。

楚媛。紀慎王女。司議郎裴仲將妻也。歸仲將。克修婦道。相敬如賓。如有疾。親嘗湯藥。接姊妹。皆得歡心。時宗女競尚驕奢。謂媛曰。所貴乎富貴者。得適志也。獨守勤苦。何求。媛曰。幼而好禮。今而求之。非適志與。富貴倘來之物。何足驕人。姊妹慚服。及聞王父薨。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辛氏。裴他妻。中書舍人讓之等母也。高明又嫻禮度。他





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

庫別氏。裴行儉繼室。光庭母也。有姪姒之德。班左氏之才。因讀信行禪師集錄。深慕其道。則天皇后時。召入宮。甚見親待。拜爲御正。中宗踐祚。歸養。歲致禮焉。玄宗詔留內輔。夫人固謝之。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真。京邑封華陽夫人。附葬終南山。梗梓谷。鴟鳴堆。信行塔後。俗名百塔。

柳氏裴倫妻。隋大業末，倫爲渭南令。薛舉之亂，城爲所陷。倫遇害，遺二女一婦，俱有姿色。柳謂二女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可辱於賊。我與汝等同死，何如其女婦垂涕曰：惟母命。柳遂自投於井，其女與婦相繼下，俱死井中。叔英，侍中尚書裴矩女也。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適李德武，甫踰歲，德武坐從父金才事徙嶺南。矩時爲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別叔英曰：

我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於此長訣矣。叔英泣曰。夫天也。何可背。死守無他志。因操刀割耳自誓。保者禁之。別後容貌毀悴。嘗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姊妹在都者。歲時朔望。必致敬而省焉。嘗讀列女傳曰。不踐二庭。婦人嘗理。何傳記乎。後十餘年。矩欲奪志。潛許柳直。期已定。叔英聞之。斷髮不食。矩乃止。德武於嶺表娶爾朱氏。及赦還。聞裴守節。出朱。與裴完娶。如初。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城令。歲餘。裴



叙英卒。

貞一。裴氏昭宗宮人。封河東夫人。朱溫使蔣玳暉朱文  
恭夜叩宮殺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  
史大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曰。寧殺我曹。勿  
殺大家。大亦殺之。朱溫誣飾曰。裴貞一夜持刀謀逆。  
懼罪投井死。追奪河東夫人。爲悖逆庶人。

裴母大恭人者。大原裴念源封翁之繼室。侍御希度之  
母。姓范。雍熙居士之女也。少雍熙公授以小學孝經。

女誠等書。卽解大意。長通詩書。手錄修身範俗格言。  
繕作女鑑。尤工女紅。泝泝細事。勩習。居平喜言古。閨  
秀幽貞事。雍熙公曰。是女也。而士行者。及笄歸念源  
先生。執婦道。事舅姑孝。處妯娌和。御僮婢肅。身任操  
作。爲家人先。內外胥就紀綱。佐念源先生學。試輒冠  
軍。念源先生積勞成疾。方永訣。欲自盡。以殉。時侍御  
未成立。諸子女尚在襁。襁稱未亡人。引妾心井中。  
渡瀾誓不起之句。以矢茹藥和丸。教侍御於癸酉甲



成聯捷成進士。初宰堂邑。卽以功令官箴。慎刑卹民。累已報國。告勉未幾。寇警戒嚴。曰存亡視此城。勿以內顧。二乃心卒。保完堞。時有夫人城之稱。侍御入主工政。尋改御史。又曰。入司喉舌。出司耳目。勿隕越爲先子羞。侍御兩巡漕鹽。凜持風紀。直聲震柱下。遵母訓也。直指以貞。聞方議旌表。甲申寇薄大原。城將陷。抱幼孫辟城東園。指井水曰。昔不死以須。今今死。奚須。呼老僕以幼孫付之。投井死。噫。井中水之句。其



應在斯乎。侍御時在都門。聞變奔歸。改東園爲寺。曰報恩。志母節烈也。噫。大恭人孀守三十年。知書克家。課子成顯官。以貞特。聞年六十有八矣。卽不死。似亦亡虞。竟死之。以節始。以烈終。斯可謂完人矣。古史女傳。能多覲與。魏掌科象樞贊曰。不生不可以托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然。終始無缺。恒獄汾流。精神不滅。彼號曰男子。讀聖賢書。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而誰則鬚眉耶。